通志堂經解

C12
1.411
403

門 口 12
神卷

地官司徒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鄭鍔曰周制王畿之地不過千里可爲井田者則授之鄉遂之民內自國中外至畺地不可爲井田之所量土所宜又爲十有一等之田田或多寡而地有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而制爲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賦是故名官曰載師載如舟焉輕重畢載苟不量所載舟必溺如車焉輕重皆任苟不勝其任車必折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賈氏曰任土即下文廛里任國中已下是也○薛氏曰載師掌任土之法則大而都鄙之長次而公邑之吏下而遠

郊之所授又其下而場圃廛里之所居皆所以爲任土之法苟以爲任民之法則十一之征井田之良法何至於二十而一與夫二十而五哉○鄭鍔曰載師之所任者十有一等之田法必因其土之廣狹使地足以容其田田制定而賦亦定矣故先言任田之地乃言任土之賦○王昭禹曰土有肥磽燥濕之不同則其所産亦不能無多寡有無之異宜因其有無多寡而爲之度數焉是任土之法也如大宰之任萬民焉就其才之所能如禹貢之任土作貢焉因其土之所有各從其所宜而非以強之也○易氏曰有土斯有物或宜於九穀或宜於果蓏或宜於鳥獸之類凡所謂地事者以此物之○鄭康成曰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王氏詳說曰物地之法見於載師又見於草人蓋載師物地以任其田草人物地以糞其種有事斯有職或職以耕事或職以牧養之事凡所謂地職者以此授之○黄氏曰待政令待稅斂之政令也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其他政令非載師之職也○易氏曰以待其令則令其所有如園廛二十而一之類以待其政則正其所爲如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

以下經證之則地法可攷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張氏曰廛域中族居之名里郭内里居之稱○薛氏曰在市之屋曰廛域中之屋曰里其里受地視廛則所謂廛里者必聚廬托處於其肆者故曰任國中之地○鄭鍔曰廛以居商之居○黄氏曰陳相願受一廛而爲氓此廛蓋民居矣遂人曰五鄰爲里其在郊則五比爲閭故曰鄉里在郊則曰郊里一也○賈氏曰廛里即孟子云五畝之宅者

以場圃任園地

薛平仲曰田不可種植妨五穀之生惟室廬之傍有園圃以蔬草木於此則樹果蓏也常時則闢場爲圃而種植九月則築圃以爲場而納禾稼此則場圃同出於園地○鄭鍔曰場以登禾黍之入圃以爲果蓏之區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黄氏曰宅田居於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不獨民也有士大夫有服公事者民

曰廛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廛有征而宅無征城郭中不能容則居於外鄭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況老而致仕者固當給祿矣謂之宅田則非也鄭曰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之所在耳豈凡稱宅者皆致仕者哉○陳及之曰宅田卿大夫之圭田○鄭康成曰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黃氏曰士田士之祿田也以其所入什一之稅給之○鄭司農曰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王氏詳說曰成周府史胥徒之外又有賈人是賈人之有事於縣官者也○黃氏曰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蓋謂農民既藝黍稷穀有餘則賣之易其所無者非謂且耕且販也○杜氏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王昭禹曰致仕者以備國之訪問士受職於朝賈列肆於市其田皆宜近故任以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鄭司農曰官田公家所耕田○王氏詳說曰藉田千畝甸師耕之正公家所耕之田後鄭以此爲庶人在官之田則公邑之田何所用乎甸稍縣正欲以祿府史胥徒也

王氏詳說曰先鄭牛田牧田說是也牛人養國之公牛牧人掌牧六牲無田何所取給乎後鄭以爲畜牧者之家所受田非也牧人下士牛人中士三百六十之屬中士下士多矣何皆無田而獨於牛牧之家

鄭司農曰賞田賞賜之田○賈氏曰即司勳之賞田也○黃氏曰薛氏曰官田公家之田公卿大夫士庶人於法應賞皆得有之功之田惟近則易以供祭之用故曰任遠郊之地

畜惟近則易以給非常之賜牛田牧田則養公牛六畜惟近則易以供不時之需賞田旌

陳君舉曰廛里不特國中有也而國中爲多宅田士田賈

田分散在甸稍縣都隨其所在給之不獨近郊有也而近郊爲多官田牛田牧田賞田不獨遠郊有也而遠郊爲多凡以上曰不以井爲限所須多寡而載師徵其材賦故獨任之而民田不與焉鄭氏之說不足采且以一端言之謂士田在近郊官田在遠郊夫官府遍王畿之內若在五百里之間豈可受田於近郊遠郊乎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黃氏曰郊外四甸之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盡以爲公邑自此至畿疆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之○圖說曰特於甸地言者言公邑始於此○陳及之曰公邑之田謂在官之田未頒與人者○爲名甸田皆井授故小司徒曰乃經上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爲丘乘之制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共車千乘鄭康成曰公邑六遂餘地非也甸爲六遂無餘地蓋其居民一以遂人鄰里鄰鄙縣遂之法施之以存卒伍之制其授田一以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之法施之以益丘乘之制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鄰

長凡邑中之政相賛則所謂邑者乃參行於鄰里之中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能容七萬五千家非若六鄉有餘民別而爲四郊也其曰公邑以其屬天子也司馬法二百里爲州者言其居民如鄉之州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居良反　地

黃氏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畺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其在畿外則爲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食邑非謂盡食其地蓋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祿盡取給於此而歸其餘於王故謂之稍專以廩祿爲義也司馬法三百里曰野言其居民授田悉與甸同也甸爲公邑稍爲家

邑公邑合而聽於遂人家邑離而聽於家大夫賈邱武城
莒父小都大夫之都鄭以爲卿之采地非也卿受地視伯
謂之縣者著野法也必著野法者見都鄙之猶有王田也
大都公卿之都也公百里州公祭公伯七十里不言七十
里者合之於百里凡伯曰我居圍卒荒芮伯曰孔棘我圍
圍畺也其曰畺者言爲天子守封畺也又謂之都甸稍縣
都猶縣之爲縣也甸法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載師小都曰
縣大都名皆互通都鄙之外一以丘甸之法治之故其名
通稍不爲邑縣畺不爲都天子使吏治之而屬乎遂人遂
人曰以達于畿是也鄭於遂人曰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
其地非也○王昭禹曰自家邑至大都以官之最尊者與王子弟之愈親爲外蓋其
官最尊其親愈密則其內之畺益心於王爲益至外之捍衛於國爲益嚴
陸氏曰王制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
甸地元士於此受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

蓋有通法存焉雖卿或在畺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
封而已○易氏曰惟內諸侯以祿爲主故所任之地與郊
甸同謂之田○陳君舉曰古者采地未嘗世守若溫原攢
茅之田周武王嘗以封蘇忿生矣周襄王嘗以賜晉文公
矣狐氏陽氏復受命於晉以處之蓋更狐陽而後至郤氏
郤氏而爭其田故單劉二公所以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
邑此言一出足以破郤氏之貪於是晉侯俾勿爭若已識
其機準是一事則知采地無世守也明矣

圖說曰四郊地居四同甸居十二同稍居二十同縣居二
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共計百同之地此王畿所以爲千
里○陳君舉曰先儒以爲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以爲中有山
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
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矣汝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公侯
凡百里者田方百里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
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夫然後足以爲天子都坊鎮撫天下矣若受田止於三萬家則
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耳安在其爲方千里本根不強何以應千八百國之

求乎先王以田制祿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倍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計口受田積而上之度人情交際之廣狹裁其用度之多寡而受之爲公侯者田不百里不足以待天子睦四鄰親九族守宗廟定社稷伯必七十里子男必五十里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若鄭氏劉歆之言乃連山川未審田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爲國者也夫國之肥磽四方不同故大禹有九等之例後世亦有土色之辨因其地之肥磽以定田之廣狹百里之國提封萬井是爲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山陵林麓川澤又始以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乎井田封國帝王之世系百世之根本若根本無法制則萬世將如之何又諸公封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是方百里者六五十里者一矣以鄭氏所言王畿計之合六國諸侯已是與王敵矣尾大不掉豈先王良法

陳君舉曰或問載師凡地以何人耕曰只是使食公田之稅耳且如古人以公田養士大夫之家仕宦於朝則有常祿祿食如漢餐錢之類漢雖關內侯亦未嘗有地如二千石以下皆受穀於司農掌金穀之淵唐室無賦祿之制但令以房廊錢自給當時雖有促錢今史終唐之世賦祿不能定其實封有戶者亦不過幾人至太祖始立祿格如俸錢供給錢者皆王介甫始制此事最是然其無收處却令州縣供給錢仰給於公使庫公使庫不能辦此其勢只得

將軍資庫錢制而用之如此立法是教天下之人將軍資公使庫合而爲一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司農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林氏曰載師任土有任其地之所居者有任其地之所出者有輕重之所居者有遠近也自國宅至漆林此任其都此任其地之所居者有任其地之所征者自廛里至大征之所出者有輕重也

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鄭鍔曰民爲國本本固則邦寧則國中所居繦其賦而無征宜矣○鄭康成曰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劉氏曰謂國也宅也國即上文廛里任國中宅者上文宅田廛田宅田無征其餘皆有征矣此但覆解上文自國至都征稅之差更無別少更而兩鄭之說俱非

賈氏曰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廛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則

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爲井竈種葱韭及瓜是園少利也○黃氏曰廛稅有夫布以夫一廛爲名與里布雜征居二十之一里布以里居爲名蓋給閭里雜用共服器之屬孟子不欲以室廬蠶桑之稅病民故欲去之（鄭鍔曰園圃所產居貨之所故二十而取一皆輕之也記者謂廛與陳相願受一廛爲氓之廛同非市廛也余以爲既言國宅無征則廛里不當有賦今有二十而一之賦其里非居之廛明矣商賈有門關之稅則居貨之所不得不輕之也愚按國廛亦之臣若焉國之圃周氏之汪是也）

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徐通行公田九一之法蓋并雜徵爲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乘除而通平然猶必優內也

陸氏曰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徹民什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略如此

賈氏曰漆林之稅特重以其非人力所能作○鄭鍔曰漆之爲物特爲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

陳君舉曰周制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而載師立法多寡不均蓋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十一則圭田之稅商賈之田稅所以輕者蓋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關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者之田賞田之稅畜牧之田稅所以比田稅差重者抑閒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什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上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取若井田則什一而稅智者不能易此說○又曰此九等之賦皆是公卿大夫所封之地在乎邑者其所得甚薄故以二十而一歸乎天子或封之以遠近之田者其所

得厚乎邑故以十一而歸于天子至於封之以甸縣之都是封之以邑也其所得厚乎田故以十二歸之天子至於漆林之征是其所受之邑其中有漆林之地故利爲厚則以二十而五以取之

薛氏曰載師之法非取民之法乃任地之法耳國有宮室吏所治也故無征場圃者果蓏珍異之所出廛里者貨賄財利之所聚其利甚微而不可以厚斂故園廛二十而一宅則退政於朝士則列職於朝賈則服役於朝郭廷之所深邸者也雖受田不可以無稅而所取不可以過厚故近郊十一官田者公家所耕之田賞田者賞賜所予之田牛田牧田牛牧所給之田彼皆得於在官之田雖斂之以稍厚不爲過故遠郊二十而三至於六遂之餘地則公邑所受者爲甚緊家邑小都大都之所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則受田者爲尤富斂之雖加厚而亦不爲刻故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若夫事漆林之末作而掌山澤者尤當抑末作

而阨之以重斂故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其首曰凡任地則知其爲凡任地者之賦也

陳君舉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以其一爲畿内畿内之地方百里者百以其一爲郊内鄉遂在焉此天子所自有也而近郊有宅田士田賈田遠郊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郊田亦或賦之諸臣而不皆治於天子之吏郊外唯公邑謂之甸所謂間田也其餘以爲家邑謂之稍大夫受之以爲小都謂之縣卿受之以爲大都謂之畺公受之凡此皆封君也各衣食其租稅以歲時頗有入於王府則近郊十共其一遠郊二十共其三稍甸縣都皆十共二是謂九賦蓋輸公上者厘厘如此由此觀之以方千里者九而天子所自有其一誠非自封殖以縱其欲徒以具百官戍六軍受四方會朝焉耳等而下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而其君毋過十卿祿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而又都城過百雉伐冰之家畜牛羊則於禮爲大禁大抵大小相維而不相殊絕是之謂均苟不均則自天子達諸侯不得專有之是故山澤不以胙采地之內有漆林焉則倍蓰其征虞衡雖王官然其歲入非喪紀勿用以經攷之九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而詩不以圃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鹿繫晉略可覩矣周季諸侯始擅不胙之利齊斡山海桃林之塞郇瑕之地晉實私之僭侈滋甚往往稱霸甚者至周歲貢百二十金於魏以易溫圃秦人痛懲之罷侯置守以養千八百國之君者養一人而山澤陂池之入特爲禁錢屬少府由是人主獨富強而郡縣單弱天下之禍初起於匹夫然後知周過其曆秦不及期非但仁義之澤不同亦制度之異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黃氏曰里布出於蠶桑宅雖不毛猶出里布屋粟出於藝植田雖不耕猶出屋粟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稅以夫屋爲名所以給施散若今之義倉歟民無宅則無里布無田則無屋粟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國則出十一之貢在野則出九一之賦一夫百畝之所任家征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視其費爲之數 ○王氏詳說曰里者方里而井之里何必以口賦出泉爲布且此其吉凶二服是里布所罰以爲吉凶二服有宅則有宅征有田與夫家則有田夫家之稅雖因而罰之但屋粟與夫家之征爲常法而里布爲非常法故屋粟夫家之征言出而里布言有有者不宜有也後世以里布爲常法故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民皆願爲之張唐時調法有家則有調而使之出絹去

成周法意遠矣

薛氏曰學者爲之辭曰抑末作也激游手也抑不思彼無生息蕃養之源而慶之以刻剝之政民將何所出乎且問

師於不植者無椁而已載師則使出二十五家之布閭師於不耕者祭無盛而已載師則使出三夫之稅閭師無職者出夫布而已載師則使出夫家之征何同情而異罰乎所謂宅不毛田不耕與夫民無職事者非為民而言為任地者言耳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郊遠郊之所授皆任地者也彼既任是地則當墾闢田野教督耕桑可也今都鄙郊甸之中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則是上忘於職而忽於政故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夫然後為君者不虐於誅斂任地者不困於供輸何者謂所生足以給所取也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捂克在位則有讓在諸侯如此則其於郊甸都鄙者可知

○陳君舉曰閭師之罰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之罰罰有官職及閭民商賈也若夫以賞田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商賈之田畜牧之田庶民在官之田何以罰之特重蓋有官者怙勢豪橫給以田而不耕授之宅而不毛則剝下虧上多矣庶人在官而不知耕則橫取強斂多矣商賈之家有田而不知耕則逐利甚矣凡此皆先王所甚惡故罰之耕垂也

以時徵其賦

易氏曰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時不常有故不立為一定之法○鄭鍔曰徵之必以時則上不病閭下不病民

陳君舉曰家宰制國用而財計萃於地官所謂九功者六鄉之中農圃工商山澤之賦閭師掌之九賦者廛里及畺士之有田至於都鄙者之賦載師掌之其市征廛人掌之其野斂縣師旅師掌之微至於薪芻角羽茶炭之斂各有其人而其歲入泉在泉府穀在倉廩人委積之守在遺人皆司徒之屬而天官大府之所受特市事貨賄之入然後知冢宰制國用者非但二三府區區出內蓋兼總貢賦功

之入而以九式出之以中大夫二人爲司會治其最凡焉而以萬目付有司要其財守則固地官之職也周之大計富藏天下不盡歸之公上自九職九貢既皆不領於朝廷之經費而以九賦當歲之百須雖天子不得以意增損於其間者則以其藏在羣有司其節在大臣故也藏在羣有司雖大臣不能侵官以順適其上節在大臣雖羣有司之積若丘山而不敢專輒於下然則分隸二卿示公共防踰越而冢宰所以爲獨制國用也歟周之大政令每如此今見於詩書周公召公並相成王而洛師之役召公先相宅及周公卜而後丕作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宮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爲司馬而整六師者大師皇父也是謂一相處內無所不統不但理財然也秦兼天下山海池澤之稅屬於少府以給共養謂之禁錢

其屬自爲尚書蓋周司會之官則是自會其所司不隸丞相漢文帝問丞相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陳平對以責治粟內史內史今大農也而不及少府則少府爲天子私藏雖丞相有不得與聞者而利權始分矣

二十人

鄭康成曰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陳及之曰閭師徵國中及四郊之稅縣師徵野之稅皆民田什一而稅者也○鄭鍔曰或謂六鄉之中一十五家同一閭各設閭胥以統治之矣又有閭師之官何也蓋閭胥所掌者一閭之征令閭師則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此其職之所以不同也然六鄉有比閭族黨之名獨取閭以名官者康成謂征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其說恐未盡何則比閭族黨之官無非親民者不獨

閭爲近民之官而已嘗以縣師觀之有四甸之縣有五鄙之縣有小都之縣都掌征邑之貢賦者則以縣師名之謂其在四百里之地四甸五鄙小都之縣俱可總於是故也若夫五比之家則合而爲一閭閭之百家則合而爲一族族之五百家則合而爲一黨小而一比則未成爲閭大而族黨則各同出一閭欲知民數以任其力而征其賦必當出入乎閭巷之間然後知之爲甚悉名閭之意殆由此爾閭師之任既爲匪輕故雖以中士爲之而命名曰師宜矣

○鄭景望曰後世催科之法縣以戶長保長率十人催二三百家之稅既已難矣而定役者止據物力之高下而不問其居舍之廛野故在遠郊而催城中之租居東鄉而督西保之稅姓名居里之不可識逃亡死絕之不可知而破家蕩產之害相尋役法之爲民病也深矣或曰近世三十甲之說亦近於五比爲閭之意矣何行之而猶病曰聯民者不本保伍雖以一夫徵十夫之統而越竟奔走之勞死徙代納之害猶前日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賈氏曰閭師徵斂百里內之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

鄭鍔曰內而國中遠而四郊有人民焉爲邦之本有六畜焉爲家之資當悉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力之所能任○易氏曰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則知其力之爲有餘由是任民則農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皆其力之所及耕植之貢以至山澤之貢量其地然後任以事然後可以待上之政令而責其出賦以供在上者爲無愧在民者乃無怨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鄭康成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易氏曰大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職閭師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貢惟閭師以貢而論則山澤之職無慮數萬此所以列虞衡爲二○鄭鍔曰山澤通志堂

所出不同其職可以兼言其貢則不得不分也疏材之氏曰臣妾各有所隸而無地職以任其力也然九職以虞衡爲次此以虞衡爲後亦山澤之利與民共之

黃氏曰凡任民國中九職雜居與野不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皆使什一自賦圃牧工賈則皆視農夫百畝各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貢其一畿內無貢謂之貢者言下之所以奉其上也國中貢即賦也什一自賦其實夏法

鄭鍔曰或謂龍子以爲治地莫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以爲樂歲寡取凶年取盈周人用徹法今乃有問師之貢何也余攷康成之說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攷儒者之說謂大宰任三農之法是助法其法藉而不稅載師任地之法是貢法其法稅而不藉

畿內自有貢法助法不然則閭師之於國中四郊何以有貢耶余謂貢法用於餘地不耕田之處助法用於鄉遂爲井田之處

凡無職者出夫布

鄭鍔曰所謂無職則指閒民爲臣妾者八職之所役閒民者八職之所恃初無可貢者特使之出一夫之布蓋使出一夫算口之泉與里布夫家之征異矣然此布非罰布也亦以出爲言者既謂之無職矣亦不宜出者也不宜出而出之亦勉之使勵勤耳○楊氏曰大宰九職九曰閒民雖無常職而使之轉移執事是亦有職也閭師之任民以時征其賦則八職之民皆有常職矣凡無職者亦使之出夫布則閭師之征賦亦非不及閒民也先王任民其詳至於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財雖婦亦各有職不蠶則不帛不績則不衣食無敢不自力者此黎民所以不飢不寒養生喪死而無憾也夫惰農自安不容於先王之時豈閭師任民而不及閒民哉蓋閭師任民以征賦爲主而轉移執事已列於九職之末故不言也○萬氏曰凡民職業雖不同而皆受廛居作受廛者必有夫布閒民雖不受廛亦必出夫布如有職業者此所以懲之也○王昭禹曰大宰嘗以九職任萬民大司徒頒九職三事以登萬民則任民以九職爲本以三事爲輔無職者謂無事於九職也宜有以阨之使任職焉故罰

之使出夫布載師言里布者罰出居里之布此言夫布者罰出夫丁之布○林氏曰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所以懲游惰至漢始一縣爲算賦故高帝紀書云初算賦蓋訛變古重斂害民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鄭鍔曰先王使民植桑種麻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者使之養生喪死無憾然人之情好逸惡勞欲其不惰於本業非有以罰之則有所不勉蓋庶人之家五母雞二母彘畜以爲牲不畜則使其祭不得用牲耕以供粢盛不耕則使其祭不得用盛○鄭康成曰盛黍稷器也不種植則使其死也有棺而不得用椁○鄭康成曰椁周棺也不蠶桑則使其衣不得衣帛不績其麻則使其喪不得衣衰凡皆所以恥之○易氏曰人孰不念其先亦孰不愛游之冠垂緌五寸亦皆所以愧之也者勉其念而作其力也○黃氏曰士農皆不耕豈可以使祭無盛儒不耕而食孟子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固得通以必易事也○鄭景望曰老不帛死不椁喪不衰祭不牲不盛

民之所以養生喪死厚終追遠情之所甚不忍戚無焉則罰而懲之不亦甚哉夫然後各致其力而野無曠土各率其職而國無游民衣食足於下貢賦裕於上夫先王之政本以養民因資其力以養國故凡一予一奪一勸一懲皆以豐其原培其本後世任民無術予奪勸懲一皆爲取民而設民生無以養死無所葬水旱飢饉枕藉溝壑莫之問而取民之法顧日益苛牧民之吏顧日益急不亦異乎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黃氏曰縣師鄉官也而掌天下地域人民六畜車輦之數及徵野之貢賦猶以內統外也以縣爲官取四甸爲縣之義丘乘之制貢賦之法於是詳焉○王氏詳說曰此天子所以謂之縣官○鄭鍔曰耕牧之地有名縣者四甸爲縣是也六遂之地有名縣者五鄙爲縣是也采邑之地有名縣者小都之田

任縣地是也此縣師之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亦名曰縣與上所言三縣之名則同其實則異何以言之王國百里之外爲六遂又其外爲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則近而四甸之縣遠而五鄙之縣又遠而小都之縣凡所謂公邑者皆總統於是鄭司農謂四百里曰縣者正謂是也○陳君舉曰周制以載師專管在官人祿地租賦以間師專管農田租賦至縣師又通管軍政及野賦甸稍縣都大率皆是受分地人其中間田則領於王官亦以鄉遂之法治之至於鄉遂只是邦畿之內分擘間師四郊縣師郊里管仲三分國之法正是鄉遂法五鄙之法正是甸稍縣都法但其制頗有團併以規利整伻以便用兵處非先王立法之意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

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賈氏曰稽計所計之數皆知之

呂氏曰先王自封建諸侯外有閒田散在諸侯之國或謂諸侯有罪則削其地以爲閒田若有功則以閒田增封之天子平時各命王官以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閒田以總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維之意○鄭鍔曰邦國者畿外之諸侯都鄙者畿內之小都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邑者六鄉之井地郊里則自國中以至六鄉其地域不爲不廣○鄭康成曰郊里郊所居○項氏曰如一里九夫其夫家人民也質人所謂人民同意○項氏曰如一家九夫田萊之數不爲不多○項氏曰如田百畝萊五十畝之類○鄭氏曰萊休不耕者其畜車輦不爲不衆如使縣師盡得而掌之又從而辨之從而稽之非司徒而何然其所掌者止於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則知其不同於司徒矣○史

氏曰夫家人民之增損田萊之荒闢六畜之登耗車輦之
備乏必待三年大比而稽攷於是羣吏始從而廢置則其
法略於官府鄉遂矣○鄭鍔曰遠而邦國近而都鄙與夫
稍甸郊里之地俱有公邑則俱有羣吏吏有勤有怠則宜
有廢有置以勸激之詎可以爲餘地而不攷之哉縣師於
大比之年從而攷之知其勤則詔王以置之知其怠則詔
王以廢之夫如是孰敢不留意於王事哉說者以爲鄉師
之職歲終考六鄉之治以詔誅賞奚爲縣師獨於大比則
以詔廢置而不及誅賞無乃公邑之法獨異於六鄉乎余
以廢置視誅賞爲輕誅賞視廢置爲重鄉師爲六鄉之老
而鄉師乃公邑之官縣師止於專治公邑而鄉師於事無
所不攷縣師亦鄉師乃稽故縣師於廢置之輕者可得而
詔若夫誅賞之重有不得而與焉縣師於大比詔其輕

師於大比詔其重職有尊卑理亦宜然孰謂公邑之羣吏
獨無誅賞以馭之哉
黃氏曰此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內著其爲一法也調
發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
六鄉之軍專衛王大比小司徒已攷四郊之吏縣師亦攷
之者小司徒掌教縣師掌斂其賦各行其職必攷察之而
後其事嚴整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瀘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
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易氏曰戒者戒其豫備○黃氏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
行於天下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爲
兵而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作起
也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

法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爲卒伍故於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爲伍百人爲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爲卒鄉爲四閭野爲四里車徒異部多少稱事（王氏曰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鄭鍔曰周制以軍旅會同田役爲國之大事不惟須衆庶以爲用而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不得以不備不惟取於六鄉之民亦有時用公邑之民六鄉之吏帥之而至以聽司徒之政令公邑之民爲司馬者得而用之縣師聞有是戒則往受其法以作公邑之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之卒伍又會其人之卒伍有旗以爲之指麾有鼓以爲之號令有弓矢殳矛戈戟以爲之擊刺使之各備其物然後帥之以至（黃氏曰郊兵其吏帥之野兵稍人帥之邦國都鄙各從其主）先儒謂鄉師以旗致萬民則帥而至者謂致於鄉師也余以爲六鄉之民鄉師之所統治則民宜致於鄉師若夫公邑之民非鄉師之所統治而用民之法本受於司馬則此所謂帥而至者宜致於司馬若受法於此而致民於彼則調發之多少軌從而知之哉嘗攷稍人之職掌令丘乘之政令者也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師而至以聽於司馬夫以稍人受法於縣師縣師受法於司馬上下相統出於一律安有受司馬之法乃帥而至於鄉師乎先儒之說陋於是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賈氏曰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王昭禹曰縣師掌閒田之地內自郊里外及邦國凡餘地皆在所掌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言之○鄭鍔曰大司徒言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此又言造都邑量其地辨

其物而制其域何也司徒所造者畿內三等之采地縣師所造者公邑之地造都邑將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惡可不量其地之廣狹五地之物所生異宜惡可不辨其物之名色○鄭康成曰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都百烏可不制其域之小大封都邑者必有定制故皆以制其域爲言○王昭禹曰制其域則爲之立疆界大小之限即此所謂量其地言以土宜之法辨其名物即此所謂辨其物造之之法則同所造之地則不同所以各言之○黃氏曰凡造都鄙鄉法卒伍令賦調發徵斂皆當用之故其所授民皆有數而不使其地有餘不足量其地知其所能容辨其物知其易不易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鄭鍔曰貢賦之出於野者必當以時征之不先時以困民所無不後時以失民所有乃所以惠吾民也說者謂載師閭師皆言以時征其賦此獨言以時征野之貢賦何也載師所征者任地之賦閭師所征者國中四郊之賦縣師征公邑之賦貢其地乃公邑之間田故特言野以別之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薛平仲曰耿之於民而不知所以均之則公平之義泯遺人必繼於此者先王所以示施報之義均人又繼於後者先王所以示公平之義夫風俗之不善不由於施報之義乖則原於公平之義泯先王設官以寓教而動化風俗之機每形於不言之表則亦何往而非教哉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王昭禹曰言邦之委積以別於諸侯國也○賈氏曰此與下爲總目○鄭鍔曰先王仁政務在利人而已憫其不足

必施惠以予之又謂用物不足則惠有時而窮欲其不窮則其積也宜厚故立遺人之官使掌邦之委積欲其積之有素然積於此者有限待事之來也不一以一方之積將以施無窮之惠不可也故所積各有地因其地之物以待其地之事則物不匱而惠不竭故自鄉里而下各有委積以待事○黃氏曰鄭謂餘法用非也廩人匪頒賜賜未有所指授儲之以待故可謂之餘法用穀不足則可止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不可已者如郊里委積以待賓客豈餘法用邪又縣委以待凶荒今亦以穀不足而不出可歟大抵司徒教民相賙相救民力之所不能任與其所當任老孤羈旅國皆自當任之本文王惠鮮鰥寡之政國用之不可已者常時給養之一旦以穀不足而止則皆當爲餓莩此遺人委積廩人匪頒賜皆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

之大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遺人所當用者亦必皆有餘蓄雖凶荒穀不足不得止也遺人與閭師縣師爲聯閭師徵鄉賦縣師徵野賦其事相關郊外曰野五鄙爲鄙委人以甸聚待羈旅野鄙即甸也稍無委積稍賦專給廩祿宜無餘也凡委積道遠則移用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鄭康成曰鄉里鄉所居也○賈氏曰鄉里謂國中○鄭康成曰囏阨猶困乏之○鄭鍔曰鄉里之委積出於農民之力農有囏阨則取以賑恤之出於民還以與民○史氏曰方其囏阨豈暇遠慮即其居而予之取其近也○王氏曰恤民之囏阨則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鄉里爲中故恤民之囏阨宜以鄉里之委積也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賈氏曰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

孤○鄭鍔曰門關之委積出於商旅之利父老死於王事而其子孤子死於王事而其父老皆死義之家也取諸此以養之使民知利不勝義所以激天下之大義也

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

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六鄉在焉遠郊百里六遂在焉謂之郊里則異於鄉里以在鄉遂之間言之○賈氏曰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以待賓客其賓客至郊與王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鄭鍔曰匆薪木米賓客道路之所須而郊勞之禮實在乎此故積於郊里以待之○王昭禹曰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野栖郊里之地言之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賈氏曰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王昭禹曰遂地謂之野合五鄙而爲鄙則野鄙爲遂地明矣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亦可兼公邑在甸地者鄭鍔曰康成謂羈旅爲過行寄止者以經攷之乃旅師之所謂新甿蓋羈旅無定名此乃自遠方新徙而來至於六遂未授田之人如王制所謂自諸侯來徙於家者也田雖未授身留於此則用野鄙之委積待之宜矣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賈氏曰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特於此三處言凶荒者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即通給解之○鄭鍔曰凶荒則流離入關者多矣故積於縣都以待之如漢時關東水旱流民入關中仰食之類即都鄙之境上以賙恤之不來享於京師○李子景齊曰司徒荒政所以散利或者取具於此歟

史氏曰郊里則遠井邑矣賓客不常至野鄙則遠廛市矣羈旅不常有縣都則遠鄉遂矣凶荒不常見皆俟時而予之故云待也

劉氏曰曰恤者非恤不可行曰養者直以充其生待者必有以待之皆互文以相見

鄭鍔曰凡此五地委積出於民耶出於官耶以司門觀之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則關門之委積由此若夫其他余以謂三年九年耕所餘之粟皆積於此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館候館有積

賈氏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此經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王昭禹曰衆之所至必有所須故道路皆有委積以待之○鄭鍔曰賓客之往來會同之畢至師役之竭作其人衆矣道途之所須寢食之不便其何以行之哉遺人之官自國門之外野中之道十里以至三十里三十里以至五十里五十里近則有廬○鄭康成曰廬若今野候徙有

舍也○王氏曰廬小室十里可以飲食而息焉○史氏曰勞其飢渴也遠則有宿○鄭康成曰宿可以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王氏曰三十里則可以宿焉故爲大室○史氏曰備其乏絶又遠有市廬則具飲食以待之宿有路室路言廬後言館則廬小而館大候館則有積以待之市有侯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方皆可以日中至焉故有市也可以候賓旅而館之焉○王昭禹曰先則有委以待之如是則日無飢渴之憂夜有寢處之便適千里者無宿舂糧之勞亦不至於暴露而芟舍則孰憚於從王事哉然必以三十五十里爲率者正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之法以五十里計之則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三廬各爲飲食蓋所給者賓客會同師役之主將

黃氏曰國中賓客禮積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廩人供自甸而往其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于天下

薛氏曰成周封建之制自諸侯祿地及祿士之外其閒田之歸於公上者雖領於王官皆藏於天下故自都達境十

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凡糗糧芻茭具焉以待軍旅故周禮一書經國之用具於九式而軍旅無與蓋所以藏富於民而不明民以用武攻之於詩疆場有積倉之具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夫倉積於豳糧峙於申會蒐之備達於衛境天下之賦藏略可覩矣下至春秋猶有存者齊侯之師僖四年陳鄭共其資糧扉屨晉入楚境輒得館穀奈何王綱解紐官守曠紊諸侯遂得以私治其財自用其兵至於京師之饑告飢於列國之晉先王之政掃地矣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鄭鍔曰巡而比之則所積常有其物○王昭禹曰以校牧其多寡○史氏曰不使過數又以時頒之則施惠不失其時○王昭禹曰豫備其所須則物足以給其求而無乏事矣由此觀之周人豈欲多藏為富國之計哉後世頭會箕斂損下益上錢貫朽粟紅腐陳陳相因者固不無也水旱凶荒老孤流離死溝壑者不少以遺人之官廢故也余觀左氏載單襄公假道陳以聘楚膳宰不致饔司里不授館單丁謂其滅先王之官必有大咎則賓客館宿之廢又非一日矣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王昭禹曰謂之均人則無所不均與土均異矣均人所均以人為主土均所均以地為主○史氏曰先王立均人所以均人民人民所食者在乎地故地政地守地職皆由此均焉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賈氏曰均人所均地政以下總均畿內鄉遂及公邑○鄭鍔曰地政欲取於地者均也政或為正或為征此均地政均力政宜依康成為征蓋攷下公旬用民之日知此政當

爲征地守欲制其域者均也○賈氏曰謂畿內川衡山虞澤虞皆遣其之人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地職欲於任其事者均也○賈氏曰若農圃之屬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欲用其力者均也○鄭康成曰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黃氏曰均人掌均力政自國中推行之於天下猶閭師之民職縣師之軍賦遺人之委積也周禮地職必聯地守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其政本通而虞衡之地必常辨之不使與民雜因其地之多寡媺惡而均之必使一夫之所受皆足以食其一家不使有餘不足相懸絕是故地政均則地守地職可均矣民之作業不同必使皆得自盡其力而後任公家之事爲之程等與貢稅相補除不使輕重勞逸不相侔是故地守地職均而後力役可均矣力政力役之政令不必改字○王氏曰地政上所以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則征於地守地職之人而已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鄭康成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爲中歲人食二鬴爲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劉執中曰旬猶周徧也謂均其民力周徧皆用其三日焉○鄭鍔曰或謂周禮一經於徒役之事以爲用民之節力事之至大故屢言之今觀均人視歲上下爲用民之節不過一日二日三日之差奚爲其然余嘗論之是說自前漢始文帝集諸儒刺六經作王制以爲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自是學者不敢違鄭康成覺其不通遂改旬爲均曰公事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南至而畢故衞文公楚宮之作仰占定星之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十

月之候營室之中也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矣年豐則食有餘多用其力不爲虐也一旬而二日則一月六日計冬之三月則十八日矣中年食少歉減豐年三分之一也一旬一日則一月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九日矣無年而力役不作減三分之二如以爲一歲不過三日奚必諄諄複作經屢言役事之爲大乎

陳及之曰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之事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還時而反安能以歲三日爲斷或謂此非師旅行役則人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就使有之則其調發自有定制東征之師三年而歸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審如是說則無年公旬用一日苟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患涇陽之患一日惡事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則力征豈不與戎事異乎陳君舉則曰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爲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爲斷雖愚者亦知其說鄉大夫云國中二十而征野十五而征夫年十五而使之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爲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林勛本政書曰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爲聯歲輪一人祇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役在官則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如此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畜之冗公私各得其所周禮所謂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者也想先王用民大要如是若每人役其三日煩擾爲甚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賈氏曰凶札即廩人不能人二鬴之歲（王昭禹曰荒政所謂弛力）

鄭康成曰無財賦恤其乏用也財賦九賦也○王氏曰荒政所謂散利也○李景齊曰方貢利以自贍安可以稅斂重擾之乎故無財賦○薄征○李景齊曰民之事則必有政不均地政則盡弛之

鄭康成曰不收山澤及地稅○王氏曰荒政所謂散利也○李景齊曰有地守地職則有貢矣不收則不貢其貢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李景齊曰有財賦地守地職者如百工商賈閒民夫布皆是凶札無財賦其見於經者關市不征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凶札舍力役是其職也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預於均人其言此者蓋爲均地政凶札最先舍力政甚則弛財賦又甚則不收山澤及地稅至此則不均地政每歲均之其中不免常有小小變易則亦常常均之凶札未至於不收地守地職則亦均之不均者不擾動之也力稅役賦皆免地政不均可也

李景齊曰一歲之入固國用所由以給今以凶札而悉弛之則何以供一歲之入是以見先王之備凶荒者畜積有素矣

三年大比則大均

鄭鍔曰上文凶札之故而不均特權時之變耳久而不修則法浸以壞故於三年大比時則大均不以一時之變廢萬世之常此紀綱所以不壞也○鄭康成曰有年無年太平計之若久役事實而民之力政尚多三年用民而循有未役者故大比之三年之外取其未役者役之所以能盡公旬三日之法○黃氏曰大均因於大比大比不可移易大均亦不可移易古者大均有禮今制三歲占籍名曰推排歲旱則免雖古法其大意則甚失之矣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二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職人主所以承天之寄以善天下之民有一未善先王以爲由己致之師保之官特設於教典之中尊之中大夫下大夫之爵責之長善救失之任使人主無動不善所以善天下之本

楊謹仲曰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蓋周公之所位者也冢宰卿之職也以其爲百官之長是以周公或謂冢宰以公任卿之職今師氏保氏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司徒之屬官雖職兼詔王嬖諫王惡實以教國子爲事其徒至百二十人則職至煩冗矣安得以爲周召之師保哉○鄭鍔曰三代之教世子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師氏保氏教世

子之官其職掌以嬪詔王繼言教國子之事蓋其進則詔王以嬪退則掌國子之教故以師名官言其足以爲人之範模也○程氏曰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氏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後世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陳君舉曰師氏以教詔傳道爲名其所處宜尊嚴而其職宜貴求之於書則與虎賁綴衣同稱詩人亦以趣馬膳夫並列於雅夫虎賁綴衣趣馬膳夫皆賤有司也皆人之所狎而玩者也皆不可與啓迪贊襄者也今以教詔傳道之官錯舉而混置之無乃輕乎是不然人主之自治非其廣延聽決之爲難而其深居宴坐之足患非其公卿大夫夾輔之爲難而其侍御僕從順適其意之易惰也人主之心惟平時爲易縱人臣之言惟卑者爲易入

陳及之曰師氏以道教國子以嬪詔王而其徒百二十人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帥四夷之隸以守王門其徒不得不多也

掌以嬪詔王

鄭鍔曰不曰美而曰嬪蓋告王爲善不待已著然後言於其尚微以告焉使王即微而爲之

愚按嬪與美同凡人主一言一行之善師氏指其所以善者而詔告之進之於廣大高明之域如所謂將順其美者也

呂氏曰程伊川謂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所以正君之惡者未嘗不設若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闕焉師氏以嬪詔王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焉故二

官皆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德不使有一毫之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正君之邪心不使有一事之違使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以二者不可偏廢

以三德教國子

呂氏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此又以從容和緩以嬴詔王之師氏教國子古人教國子之意如此○鄭康成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王氏詳說曰周禮所謂國子有并言太子者有不及王太子者望經爲解學者不可不辨以王制弦之皇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此以王太子總言之也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此以王太子羣言之也夫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之所謂國子者并言王太子也大胥小胥所謂學士者不及王太子也且大胥言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王太子不預可知矣小胥言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以王太子之貴非小胥所得而責之也又可知矣諸子言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則是以國子與太子異也又可知矣

教國之子弟皆出於師氏君臣上下所以同德而無異道

陳彭羣曰古者國子之教極嚴蓋其以父兄之任爲官與未命之士不同苟教之無素而一日用於朝廷宗廟之間與庸人何異漢人不知教國子而朝廷宗廟之間又率皆以父兄保任爲郎其後遂欲除任子之令不知任子之不得人由教養之未至耳先王賞延於世未嘗以官授不才之子弟今之國子監正爲教國子設故太學補選先於國子其爲法則優而教養異於古矣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鄭康成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黃氏曰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微類纖疵非其至也德至而後可以盡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呂氏曰至德者精粹不可名之謂道者溥博淵泉無聲無臭惟至德以爲道本故有所據依○朱氏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

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

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呂氏曰既有至德以爲道本又須見之於所行方可敏者不息之謂○朱氏曰敏德云者強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王昭禹曰丕則敏德蓋德不敏則爲於暫而廢於久始於勤而終於怠亦無由而至矣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鄭康成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朱氏曰孝德云者強志力行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呂氏曰前言道本行本此言知逆惡自非實有孝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惟實有行德能免此○黃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然至於爲惡逆迭相出入者不知其性孝德固無逆惡者臨深履薄之戒雖聖賢終其身不敢已也故曰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所謂知逆惡者不待彰著而後知愛親本有之性少有差殊則知之矣此盡心知性之學德未有不本於事親故三德卒歸於孝德三行自事親推之於尊賢事師無本不立

總論

朱氏曰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可以爲成人者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所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有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德又無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

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教三行

朱氏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必以三行繼之雖其至末至粗而無所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三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非教者所得而與言唯孝德則其事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教之以爲學者雖誠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則進於德而無待加勉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執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明而詳矣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呂氏曰前言孝德此又言孝行實有諸己謂之德見之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德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而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矣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呂氏曰必盡子弟之職以供洒掃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王昭禹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友者相尊也相助也吾以友行尊賢良則賢良亦將以友行而助我）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呂氏曰所謂賢良者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爲甚久其條目爲甚煩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王昭禹曰師以德行教人者也長以齒位臨我者也

荀子曰師然而然則是知若師也此以順行事師之謂記曰悌長而無遺此以順事長之謂

總論

黃氏以六德三德同此德也六德舉其成德之可名者也三德原始要終使之所由入也六行三行同此行也孝悌而已矣司徒以此教萬民而賓興之師保以此教國子而推擇之國之賢能皆出於此師氏教國子而掌以媺詔王者君正莫不正也師氏將順保氏正救皆引之以當道也國子成德而後萬民有所觀法故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此其所以列于教官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皆列于其下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李景齊曰虎門路寢也畫虎以示威武之象至於中門爲雉門亦畫雉以象文明外文明而內威武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之意文明著于外威武潛乎內則王之威亦德威而已○朱氏曰正義謂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蓋路朝也每日常朝王立于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王又先揖羣臣就位王使入揖亦有高下不同如天揖同姓是也胡明仲常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制元不如此

○鄭鍔曰居門左者左尊而右卑師道尊故也言居門左則保氏居門右可知矣

鄭康成曰司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黃氏曰司王朝姦慝淫邪皆得察之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鄭康成曰中中禮者失失禮者○杜氏曰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教之者使識舊事○鄭鍔曰國朝典故人有所不知者必以是而教之焉

○陳君舉曰教以三德二行以立其根本又須教以國政

使之通達治體故國政之中者教之以爲法不中者教之以爲戒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流則他日皆良公卿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黃氏曰國子又曰國子弟弟繫之於其兄也貴游子弟其父兄之爵尊者也游鄭謂無官司者也司士曰以能任事此蓋不任之以事者與諸子游倅之游同義游倅非適不必貴貴游子弟兼適庶必貴者蓋常與王居者故國中失之事皆使學焉

李景齊曰周自有教國子之官師氏掌以嬀詔王今攷其職教國子者尤詳焉乃所以廣於詔王之道非有二事也何者國子所賴以宿衛王宮最於王爲近且密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而以嬀詔王則王之所聞者善言所知者正道固可以格其非心然退而寒之者衆則此心易搖故

必詳於教國子使之皆善則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無非善居州王誰與爲不善古之人臣所以納君於善而古之人君所以自置其身於無過者莫急於此保氏之職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者蓋亦是意後世之君非無所謂諫諍輔拂之臣而深居退處所對不過宦官女子則君心之易蠱宜矣

陳君舉曰古者取士先國子次俊造夫國子非但王人之謂也記曰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諸侯子在其中矣今見於經師氏居虎門教國子則宿衛王宮之士庶子宮伯所領者也大司樂成均教國子是謂胄子則常在學者也其餘不常在學特名在學士之版則歲春秋之一合諸學其籍在諸子其教則大胥小胥由此觀之列國之子與在周行者同衛王宮同入成均同隸學士

之版於斯取才焉而用之曾何內外之辨傳言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而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以魯侯對咯可覩矣猶以爲未廣也則鄉黨有賓賢邦國有貢士是謂俊造蓋以三百六十官迭來四方之彥而博極一時之選是故天下無遺才而王室亦無世官之弊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周衰世卿爲政姻婭膴仕而諸侯子不在教育選舉之科小雅刺之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言仕京師者輒得志下國之士壅於上聞甚則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簡兮之卒章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風人以是爲宜承事王者而困窮至此先王之澤熄矣漢設左官之律凡仕於諸侯者皆左選也且不得宿衛大樂律曰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關內侯到五大夫以爲舞人而諸侯子弟不與焉國子之分內外於是始何示人不廣乎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才用反聽治亦如之

鄭康成曰舉猶行也○賈氏曰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以美道故也○鄭康成曰聽治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賈氏曰上數事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曰亦如之

王氏曰師氏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則是詔嫩諫惡之官無適而非從夫然後王無一嫩之弗爲無一惡之弗去○鄭景望曰王之出入起居無不與知隨事而將順正救之則達善於萌止惡於微過宜寡而德易成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音畢

賈氏曰屬即序官上士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

隷若秋官蠻隷等○王氏詳說曰司隷云掌帥四翟之隷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是司隷帥之矣師氏之屬又從而帥之○鄭康成曰兵服旃布弓劒不同（賈氏曰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劒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鄭氏曰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陳君舉曰天子中門之外下有兵衛上有卿大夫子弟之衛今也不設於此而使四夷之隷爲衛若以服遠人爲美觀則先王慮患疑不如此非我俟黨其心必異脫有他禍萌於輦轂之下又豈止美觀而已○王氏曰王雖無惡而有嫌則四夷服而爲役可責以守禦也○孫氏曰師人衆矣曰其在王宮者曰其守王宮者則亦擇而使之非雜然並進也○易氏曰四翟之民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爲有素非西戎北狄比蓋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鬻之難惟東南之地王化先及以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化之所始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之職以爲宗廟之樂及此四翟之隷司隷亦帥之以備王室之守也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鄭鍔曰非特在國可使之守若朝在野外雖使之守藩盾之內列亦可大抵詔王以嫩使吾王之德足以服人則雖無城郭溝池亦足以爲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文王世子曰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史氏曰王者之行美惡而已既有師氏以詔嫩又有保氏以諫惡此所以善日加益而不自知孔子語事君之道必曰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此保氏不可不立如此

掌諫王惡

王氏曰師氏未有嫩而詔之故曰掌以嫩詔王保氏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鄭鍔曰或謂聖賢之君不免有

過自非桀紂孰肯爲惡今設官以諫王惡何耶余以爲王者正身以正天下故有詔嬖之官導之於善人不可無敢諫之臣以諫止其非嬖則詔之於微若夫惡則必須力陳其非而去之人君未必肯爲惡特保氏之官以諫惡爲職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史氏曰師氏之德行旣根諸內而保氏所養養此而已夫有諸內必形諸外則藝也儀也人孰患其不習哉○鄭鍔曰說者謂教以德行則不言養教以藝儀先言養之以道何也余以爲藝則一能之可稱儀則容止之可觀養之以道然後教之中有所主表裏相符華實相副矣養則涵養其心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饗而飫之使自趣之

王氏曰道與之才先王達之以爲藝道與之貌先王制之以爲儀

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鄭康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三曰五射

鄭司農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賈氏曰先鄭云五射已下無正文或別有所見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

四曰五馭

鄭司農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氏曰五御者御車有五種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水曲者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障水也過君表者若毛

詩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表纏質以爲撓門以葛覆質以爲
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
也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
獸使左當人君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禮記云
佐車止則百
、姓田獵是也

五曰六書

鄭司農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賈氏曰六書
許氏說文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
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曰會意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連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
注故名轉注處事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曰假借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
宜故曰處事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
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可工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江河之類左形右聲鴟鴞
衡之類外
聲內形

六曰九數

鄭司農曰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
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賈氏曰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
有重差夕桀句股者此漢法增之
王昭禹曰養國子以道然後此之所教彼之所學相得以

意發於心應於手見於面盎於背不待言而後喻其能禮
樂也非特鍾鼓玉帛而已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
彼之所及也其能射御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至於射以
觀德行而武可習御不詭其遇而馳必正彼之所及也其
能書數也非特記今昔計乘算而已至於書足以文道德
性命之情數足以致高天星辰之遠彼之所及也六藝之
所致理不在乎精則何適而非道乎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鄭鍔曰儀者德性之表見於動容周旋之際者也祭祀有
祼獻薦徹之儀其容欲穆穆皇皇○鄭康成曰祭祀之容穆穆皇皇朝廷則蹙蹜如也
揖遜之儀其容欲嚴恪矜莊○鄭康成曰賓客之容嚴恪矜莊賓客有拜迎
鞠躬如也其容欲其濟濟蹌蹌○鄭康成曰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則有臨喪

之容○鄭康成曰喪紀之容擗踊顛顛軍旅則有介胄不拜之容○鄭康成曰軍旅之容暨暨諰諰車馬之容○鄭康成曰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賈氏曰祭祀之容至齊齊翔翔皆少儀文喪紀之容至暨暨匪匪翼翼亦少儀文國子異時從事於宗廟朝廷之上詎可不素教之哉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叔向以爲無守氣晉侯視遠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單子以爲不能久古之人視威儀省禍福則教國子以容儀誠不可緩然皆以道通之然後教之則藝儀皆道之所寓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閽

鄭鍔曰閽者宮中巷門○王氏曰旁出之小門深宮雖非人所可知然自古史氏所書幽隱之事未有不彰聞於外者諫惡之官尤當自宮閽始○史氏曰使其屬守王閽所以幾其出入從而諫也○王氏曰師氏保氏皆使其屬守則亦有保之名焉守事非其身之所任矣

黃氏曰保氏守王閽則益迫近矣師氏有四夷之隸故在門外然保氏掌諫王惡則其察之當益詳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鄭鍔曰官以諫爲名乃諫王之職周家保氏諫王惡乃爲萬民立司諫何耶余以爲王者處心不在一身而在天下已之德已成而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爲民設司諫猶已有詔嬾之師爲民設司牧猶已有諫惡之保

愚按司諫之職即今之提學官而設於教官之屬以德行道藝之教皆自鄉而行之興賢興能之事皆自鄉而推之萬一鄉里之間好惡不一而學術之或偏毀譽不公而選舉之失實則流弊孰從而禦之先王所以寄耳

目於司諫而巡問觀察將以扶植正學而維持公論者實在乎此觀糾正辨攷之辭便見有檢察核實之意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呂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非三代之盛誰能理會民德

鄭康成曰朋友相切磋以善道○朱氏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而無悖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甚親其事若小而所職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非強附乎四者之間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朋友之倫廢關尤甚大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至於悖者也由夫朋友之義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四者又安能獨盡而久存哉

鄭康成曰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

鄭鍔曰掌糾萬民之德知其所修者德則勸之使親近朋友以自輔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修德於內行見於外慮其矯僞怪奇則正其行使歸於中庸又強以道藝使不至於鄙樸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鄭康成曰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鄭鍔曰巡而問之觀而察之見其德行道藝可書者則以時書之其或才能過人穎脫於倫輩之中他日可任國家之事者又別白而條具之

呂氏曰鄉官一屬特立一司諫專掌民事甚有意司諫以前若鄉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問脊書其敬敏任恤到司諫却又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如此詳盡方始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彼此各有一簿書互相參攷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鄭康成曰巡問勸強萬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王氏曰知吏之實故可以詔廢置知民之實故可以行赦宥○鄭鍔曰廢置以馭吏赦宥以寬民民之不善非民之罪吏之過先王責吏不責民故吏不能教民則罪之而民之德行道藝未至乃教之未至也如已爲過惡能從吾之諫而改之吏則可廢置而民則可赦宥也○鄭

景望曰司諫以萬民德行道藝之能否攷鄉里之治而詔廢置凡曰鄉州族黨閭比之吏孰敢罔民而欺上

王昭禹曰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固鄉師之事先王懼鄉師之職攷之或有未盡故使司諫巡問而觀察之有以知吏之教治之實此所以亦委以攷其治而詔廢置也然鄉師言歲終司諫不言則司諫所以攷而詔之者不必歲終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王昭禹曰語曰汝弗能救歟則救者所以止其惡也）○鄭鍔曰易繫辭言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爲小惡無傷而弗去是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先王設司救之官救其惡於細微使不至於滅身乃所以救之也○史氏曰民之有司諫司救猶王之有師氏保氏所以使

之歸嬴改惡後世師氏保氏不立而以司諫兼司救之職爲王補闕而拾遺民有衰惡過失不知以威詆讓之以禮防禁之而一於刑辟先王之意失矣

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詆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項氏曰邪與正反惡與善反過則非改失則非悔邪惡雖未麗於法然作於其心害於其事故不可以不救過失雖麗於法然猶未盡刑焉故亦救之而已○王昭禹曰衰惡在心過失在事衰惡雖故罪而未麗於法過失雖麗於罪猶今法輕情重過失麗於罪猶今法重情輕詆責之以法使之知悔而不爲防禁之以禮使之自克而不犯皆所以救之於未甚○史氏曰詆與讓不同防與禁亦異心之愧恥因辱而生辱之則追悔其已往身之犯法因而改囚之則思底於自新

易氏曰如鄉飲鄉射祭社祭禜祭酺之類無非救之以禮

而納之於善

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史氏曰讓者切責之罰者撻擊之士司寇之屬○鄭鍔曰衰惡出於故爲雖未麗於法害已加於人讓之至於再三乃有不愧畏焉則加以撻罰宜矣撻罰之加又至於三而不改是則怙終之人歸諸士師之官去其冠飾而書其罪惡之狀著之背以明示諸人而恥之可也坐諸嘉石視其罪之輕重定其坐日之久近坐日已滿則使司空役以勞辱之事則衰惡之心自消矣○鄭康成曰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爲以恥辱之既而役之司空使事官之作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

鄭景望曰司諫既糾民之德矣衰惡過失又有司救一官

救止於將然防禁於未然而誅讓於已然讓之三而後罰之罰之三而後刑之刑之之喻之也悉警之也至待之也久書所謂左右有民師保萬民其在是乎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鄭康成曰圜土獄城○孫氏曰歸圜土之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是亦教之以禮非迫之以刑

鄭鍔曰過失雖非故為原其過誤讓之可也安有至三皆誤耶故亦三讓而罰不悛畫則任以事夜則歸以圜土視為囚徒也無知之民宜用刑禁以馭之恥之役之俟其改過自新委曲至此蓋重於用刑耳○王昭禹曰先王謂人之知慮生於汚辱發其志氣是故教之以圜土平之以嘉石三年之任五等之役則其勞苦以強之辨之有明刑拘之以桎梏則其汚辱以教之

黃氏曰司救圜土與司寇圜土輕重不同司寇圜土鄉官斷獄麗罪為當殺司救圜土剌訝於臣民以為過失而宥之者也此非司救讓罰之所得行於其初發有司直執而治之卒

乃寘之圜土司救圜土即鄭所謂酗嘗好訟抽拔兵器誤傷害人雖有罪本其為無意者也是故讓罰行焉不改而納之圜土此其輕重之等不同司救圜土先嘉石司寇嘉石先圜土

總論

黃氏曰衰惡雖未麗於罪而誅其意故讓罰不改坐諸嘉石罪之則無其法也過失雖麗於罪而原其意故讓罰不改內諸圜土本以待過失之當宥者是猶以本法治之凡司救調人當行之事皆稟之於司徒與其地治者聽之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史氏曰天患菑眚民病札瘥也以旌節表之使民知施惠出於王命也○黃氏曰施惠懼其養之不給而或陷於罪○鄭鍔曰鄉師言以王命施惠而不持節此乃持節者蓋

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賙民囏阨乃歲之常也此則天患民病遣行巡視一時之恩故執節以爲信漢唐以來遣使持節以賑民凶荒其基於此二官持節與否雖或不同以王命施惠欲恩歸於王則一而已

楊氏曰衰惡過失非天患民病之類蓋司救以救民爲職故凡歲時有天患民病而以王命施惠所以振救之○鄭曰以救民瘼爲職也夫爲防萬民之過惡而立官以施惠特兼之豈不以民衰惡過失重於菑害也此亦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意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二

後學 滅德 校訂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調猶和合也○史氏曰凡人之心方其有觸則怒怒則爭爭則鼎鑊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旁人之不我救止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地忠厚之至也

掌司萬民之難（乃旦反下同）而諧和之

項氏曰難相與仇讎凡民之難常起於有已有物已與物爲終身之仇讎眦睚必報雖死無恨此其爲難豈勝言哉先王於是命調人諧和之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鄭康成曰過無本意也成平也○鄭鍔曰過誤殺傷在此無可讎之理在彼有必讎之義謂人合鄉里之民立爲證佐共明其非本意以平其怨怒之心亦省刑罰之一端○劉執中曰成之以民者使其比閭相親愛之民勸佐而行其成則不敢變渝而復不平○鄭康成曰春秋傳曰惠伯成之屬○鄭景望曰故殺故傷斷以正刑無所復議過非本意而報以正刑聖人所不忍周家之法五刑之疑雖大辟皆有赦有罰司刑者原刑定法則如此

鳥獸亦如之

鄭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産者○項氏曰如魯人以介其雞而相攻亦難之所起也凡和難父之讎辟普避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才用反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音視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史氏曰凡怨讎蓄積於心不見則已見則不可已故和之之法亦在於弗使之見此謂之辟○項氏曰和難者非能止忠臣孝子之心和之使勿讎也亦不過勸之使辟爲爾

○鄭康成曰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鄭鍔曰一國之主有儀有衛胡爲有過誤見殺耶所謂主者乃主以利得民之主左傳所載家臣謂大夫皆曰主彼爲主君則其臣事之人豈無豫讓之於智伯者乎瑞節玉節之剡圭○黃氏曰瑞與節也節豈旌節歟

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也○劉氏曰若襄二十二年子展所以黜游氏之義○項氏曰與讎者瑞執之于官殺之則非民之專殺而其讎之子孫不能以復報也

賈氏曰父之讎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未殺之間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愚案唐虞之法有過無大康誥亦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耳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調人所言謂過而殺人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調人所言謂過而殺人有父兄君臣之讎不可同處傷孝子順孫之心故使之辟非謂凡傷殺者皆然趙商問春秋之義子不

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之市朝不反兵而鬬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項氏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凡四海之遠雖有至孝之心不能往矣故辟之海外兄弟之讎不反兵然千里之外足矣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同國則必報君與父同師長與兄弟同主友從兄弟同○史氏曰海外遠矣千里之外次之不同國又次之親疎之義豈無等差

黃氏曰殺人者罪不至死非其子弟之心故爲辟讎之法上之人行法原情故過誤殺傷許和解至於子弟之心豈能忘故又使相避而後其難可和不然各奮私義怨讎滋多民不和矣○鄭景望曰子弟之心視其父兄見殺見傷而從末減也則有所不能忍聖人又忍其情使殺人之父兄者辟之遠方異地以伸夫爲子弟之情弗辟則論其違令之罪而拘置之于其地於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避讎之法苟在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內與之同國而不報焉非臣子也故得而報之者臣子之志獲伸而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慰其志矣此調人之官所以謂之和難也

王氏詳說曰復讎之人本爲父兄子弟設交遊師長主友之家則何預於外人哉賈氏以無子爲言得之矣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

賈氏曰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己爲敵而害己故鄭云欲除害弱敵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之國得則讎之也○史氏曰殺人者死王已殺之仇家復思報焉與邦國共棄之○鄭鍔曰此蓋有司以法殺人有敢讎而殺之者其所殺者雖有司之身原其

意乃不服國家之法宜天下所不容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劉氏曰殺人而合於義爲隱謀禍惡之未發而能先事殺之朝士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是也還其子弟兵使居異國○鄭鍔曰此蓋當刑而逃竄不獲官許人捕者也人有捕之格鬬致死雖曰兩下相殺然殺之合義故令辟而之他彼人之父兄子弟皆勿得而讎之讎之則是殺奉命之人烏可不死哉○史氏曰宜殺者○項氏曰殺勿使讎異國而處息其怨心若有讎者是不知上之法禁殺之可也人而義則彼必不義也然猶使之不同國先王不忍使人臣子與殺其君父者同處然既義而不同國則不可讎矣讎之必死以伸義也

愚按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檀弓子夏問孔子居父母昆弟之讎意亦類此然後知復讎一事其重如此周官調人之職乃使其父兄師長之讎皆有所辟然則禮經豈敎人殺人

調人豈縱惡容姦者乎蓋禮記所言主爲復讎之人言周禮所言主爲人讎之人設且調人之和難乃過殺人者耳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讎也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謂如爲衆殺之得其宜則不當讎故亦勿讎朝士曰凡殺仇讎者書于士無罪不書是有過也此仇讎謂所當殺者然後書于士無罪之無罪如此則調人之職甚明其所和者在於過而其所不讎者在於義使謂之縱惡也瞥瞍殺人皐陶爲士則執之法之所在雖天子不得庇其父豈有人君立法又汲汲於和其難哉吾以是知調其過與義者乃所以順其情也故公羊子曰父不當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是爲子之道此雖論有司之事與調人之職語異而意同其讎之可復與不可復亦視其當殺與不可殺耳

唐元宗時殿中御史楊萬頃殺張審素三子手殺萬頃
繫表於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當宥元宗下勑曰國家
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
求何有紀極遂杖殺之使其父果有冤死烏得行一切
之意至憲宗時韓愈因梁悅事作復讎狀以爲據禮經
則義不同天考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政之
大端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
則經律無失其旨是觀其當誅則用調人交讎之義觀
其不當誅則用調人復讎之說

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康成曰鬬怒辨訟者也○史氏曰鬬怒平之則不至於
爭不受平者爲籍以紀使其不可以再犯先動者誅則雖
有怒者不敢先發以罹于罪此皆息怨息訟之要術也○王昭禹

曰好勇鬬很將亡其身以及其親必有以成之使彼此各無虧焉苟其不可成
亦殺梁而不可赦者也故必書以誌其事苟又先動所謂怙終賊刑則必誅之

陳及之曰胡五峰曰昔先王盛時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天
下風動無一不得其所令行禁止天下無冤民今司徒之
屬有調人者掌諧和萬民之難有辟讎之法有交讎之令
有成鬬怒之書此下陵上替政令不行之明驗周公經世
之典顧如是哉嗚呼周公之法令豈特爲當時計哉爲當
時計則成王之爲君周召之爲臣其百執事有司皆賢大
夫也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固不當有如調人者可也若以
周公身致太平此等官不必置是相率爲苟安之計一日
周公死後人無所倚伏矣且司市之法曰國君過市則刑
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帛夫設罰以禁過市者爲其燕遊無度也以成王之君夫人世子豈至
於燕遊無度哉設法以防之爲後世也凡此等可以類推

○鄭鍔曰調人之法不以復讎爲重乃許以辟免戰國遂有借交報仇以成閭里之俠如郭解之徒皆報私怨儒者之論復讎如韓愈柳宗元紛紛不一調人之法果可行於後世乎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

媒曰媒

賈氏曰媒氏在此者集名云配儷男女取地道生息故也

薛氏曰人之至情室家子孫之望無以繫縻其志則爲善之心有不可得而固於是有媒人焉掌萬民之判而合之故凡男女之無夫家者上之人實爲之制禮而會合之使夫內有室家保守之安下有子孫長久之望則教可得而致矣

鄭鍔曰魯哀娶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陳司敗譏其不知禮蓋婚姻合二姓之好當辨氏別族有百世而不可通者周人立媒氏之官慮萬民之愚不知其別乃爲之掌其判使男女者知其別然後可以通婚鄭康成以謂判者半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余以爲判別也謂男女之別知其族類之所由別則無同姓爲婚之失也（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曰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朋友以厚別也蓋有判則有合）○史氏曰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呂氏曰成名者案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不復重民之

生此制廢闕久矣○史氏曰若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是也○鄭鍔曰男女始生三月父名之際必記於版則知其二十三十可以嫁娶之時矣

今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鄭康成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賈氏曰王肅曰家語哀公問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閒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

李氏曰婚姻之禮要在及時國無鰥民則桃天之詠作喪其配耦則有狐之刺典彼室家而繫之以王者之風爲人主者不可不察孟子對齊宣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好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逞欲而不知下有怨曠其可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上得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故設官主判合之禮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鍔曰娶妻者若媒氏書之而判妻入子亦書之者蓋判之爲言分別而去也民有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去書之於版記其離合之由也入者不宜入者也已無嗣子或入同宗之子以爲嗣如今世之立嗣入其所不宜入苟不記之則他日之婚姻無別矣司農以入子爲嫁女康成謂媵姪娣不聘之者甚失入子之義矣○鄭景望曰後世之法不許收養異姓子孫與此意同蓋慮同姓爲婚亂人理也然法存而入子者未嘗書于官嫁娶者無官以司其判則姓雖異而實同禮雖備而人理實亂者有矣先王所深惡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鄭康成曰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王氏詳說曰王子雍執孫卿之言以爲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遂別家語以爲說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又曰冬合男女且疑仲春之月遂非婚姻之期曾不謂詩之所言大率以

春爲正如曰有女懷春曰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如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皆以春爲正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鄭鍔曰或謂是時令會男女之當嫁娶者使得以及時則奔者宜禁反不禁之鄭康成以謂重天時權許之是否余以爲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至今牢不可破可勝嘆哉

周人立法之本意言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與今律文言若之若同若之爲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令者俱有罰耳奈何以爲重天時權許之耶○陳君舉曰奔者不禁不當行而行也無故不用令宜成禮而不成禮也故當皆有罰○吳氏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婚禮之當也當中春之月而是禮有不備者皆謂之奔奔者不禁聽其殺禮而成婚也內則曰聘曰妻奔曰妾先王重聘禮故有是說其實皆由媒氏而合可謂之淫奔乎國有凶荒家遇喪禍必待備禮男女失時矣此謂之故無故而不備禮其罰也宜矣

○鄭景望曰罰者罰其父母兄弟尸婚嫁之責也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康成曰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鄭康成曰純實緇字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王氏曰婚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王氏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士大夫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鄭鍔曰記言男女無幣不交不親昏禮必用幣幣以將厚意亦禮之所寓也純帛五兩富者無過乎此貧者亦可以及焉禮之中制也然娶妻入幣而嫁子亦入幣者蓋嫁女則彼當入幣入入於女家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康成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殤十

通志堂

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亦是亂人倫也○史氏曰男女生爲夫婦死則同穴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不經之甚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蒼舒而合葬者○王昭禹曰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于祖禰親迎則于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于祖禰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以示其未成婦殤而死者乃安爲嫁娶豈禮之意乎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鄭鍔曰男女陰訟言不可道也豈可宣露於人哉勝國之社國亡則社存奄其上棧其下不受霜露之氣陰閉無所通陰訟聽於此隱而不露儒者相傳云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余嘗笑其不考行露甘棠二詩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而行露乃聽訟詩耳召伯若於甘棠之下聽男女之訟閒周公勝國之社之說寧不愧耶

王氏曰社陰故於茲聽陰訟神所在也明當敬而不褻

鄭康成曰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夫婦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次則財利之所交先王既爲之設媒氏以遂人之大欲存焉而就利之心容可不致其規畫哉方其致民而交易人情固易譁也非有位尊權重者以鎮之則情僞紛紛殆有不可得而遏者故司市必以下大夫爲之其大綱固已舉矣而猶慮夫情僞之不勝窮亦各士爲之其大綱固已舉矣而猶慮夫情僞之不勝窮而耳目之不足以盡防也彼其市肆之間固有深知其情僞而足以爲耳目之用者於是自胥師至肆長夫皆居之廛次而語於市道者必使司市辟之故精於伺察者則以

爲胥師善於物價者則以爲賈師司虩以禁闘鬬司稽以執盜賊胥以襲其不正肆長以平其名實凡市治之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庀其司焉彼其徒旣樂於上之用矣其有梗於廛市者曾不得苟容於其閒則雖使五尺之童入市而莫之或欺矣及其市治之可行也其所謂商賈者能無淹沮之憂乎所謂齊民者能無倉卒之須乎於其後也則有泉府之官以廛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焉用以濟市政之窮四民之相須者於是有定志矣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劉氏曰治謂正萬民交易之法○賈氏曰即下文云大治小治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賈氏曰即下文以次敘分地之等謂敘之處置貨物也政謂平百物輕重之價○賈氏曰即下文政令禁物靡等刑謂制盜賊姦僞之民○賈氏曰即下文以刑罰禁虩量謂執五量以定斂米之平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賈氏曰即下文量度成賈者禁謂壞法亂俗之物不儥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賈氏曰即下文賈民禁僞是也八事者司市之大經○王昭禹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懋遷有無阜通貨賄者莫大於市苟無官以司之則智詐愚勇怯暴攘奪誕謾決性命之情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設官以司之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量多寡則有量以度長短則有度止使勿爲則有禁敕使爲之則有令治教者本政刑者末量度者所以輔治教之器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具八者旣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能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其暴

鄭景望曰攷有司治市之法乃善俗之政也天下之亂於人心之趨利利之所聚莫甚於廛市於此致詳焉是亦所以正人心而遏亂源也養之必有以教之利之必有以

防之細大畢舉無有偏枯鄣漏之處斯其爲王政歟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鄭鍔曰治市雖有上八者之法將以經理之使井井有條則又當有九法

鄭康成曰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戶剛反列也○王昭禹曰敘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劉執中三謂司市二十有八人各以其所治之次爲序分其地掌其肆○鄭康成曰經界也○賈氏曰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昭禹曰物所聚當陳之使買者易見辨之而使不雜則貨賄各以類聚無混淆之患此市所以平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鄭司農曰靡侈靡也○王昭禹曰物之侈靡易以豉反售受又反民將貴異物而賤用物故以政令禁之則物無異尚人無異好市適於均而無不平之患矣

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布

鄭康成曰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盛也○鄭司農曰布謂泉也

王昭禹曰貨資商賈而後阜布資貨物而後行蓋布者所以權百物而通之貨苟不阜則布無所通故必以商賈阜貨而行之

以量度成賈嫁音而徵儥賣音

鄭康成曰徵召也○史氏曰儥買也○賈氏曰儥字所訓不定下文賣○招誘也儥鄭注貴賣之亦空文爲義也○

王昭禹曰量以量多少度以度長短既以度量而平之則物價之高下既定然後可以召儥儥賣也

以質劑（子隨反）結信而止訟

愚案質劑見小宰

史氏曰質以人證劑以書約信要立則市無爭訟矣（鄭鍔曰空言無信負則不償訟乃不止爲之長質短劑結爲一定之約有信不欺則爭訟可止矣）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

鄭康成曰賈師賈師之屬○鄭鍔曰以僞飾貨民被其欺則詐不可除用賈民以爲市胥知物情僞則詐可除矣

以刑罰禁虩而去盜

鄭康成曰刑罰憲徇朴○項氏曰以強害人謂之虩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王昭禹曰利之所在強梁者或不能無虩貪汙者或不能無盜不懲之以威則不能禁而去之故大則以刑小則以罰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鄭康成曰同共也○王昭禹曰凡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用者則以其價買之此所以斂之也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予之此所以賒之也斂之則民無賤賣之患賒予之則民無貴買之患如此則開闔斂散出於一人盈虛有無通乎上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

大市日昃（音則）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方萬反）夫販婦爲主

鄭康成曰日昃昳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鄭司農曰百族百姓也○賈氏曰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言百族爲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商賈爲主則兼有百族商賈

鄭鍔曰百族殆市之豪族大姓以財雄之人歟商賈阜通不過視其財之多寡豪族大姓獨饒於財盡合商賈之財貨而有之於日昃之時繼商賈之後靡物不聚則其市大於商賈矣言於朝市之前謂其市之爲甚大○王昭禹曰自朝至于日中爲商賈交易之市百族乃百官族姓非專市利則互避商賈故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販夫販婦朝貨夕賣衣食於日故夕爲主○王昭禹曰販夫販婦力其販也以日之餘力故夕市夕時而市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音定賈上時掌反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鄭鍔曰先儒之說謂市在一院之內則宜有門市者以時入門市胥執鞭度以守之市之羣吏上旌以令之市師是時入于思次○鄭司農曰市中候樓也○鄭康成曰若市亭胥師賈師入于介次○鄭康成曰市亭之屬列卜者也○黃氏曰序官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介次其治合也有訟則聽之所謂平旦側肩而入者

敢冒法慢吏而罔市利哉鞭度者無刃之殳繫鞭于上則爲鞭因其長刻尺寸則爲度爭門者則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則執度以齊之物一而用二又因以禁戢焉羣吏則自胥師以下各平其列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展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罔利○王氏曰器中度布帛精粗中數木中伐鳥獸魚鱉中殺此所謂成也肆定物成乃眞價之高下而揭析羽之旌於思次以令市使人望而知其當市也利之所在皆有貪得之心上旌之次其名曰思使之見利而思義耳市師○鄭康成曰市師司市也涖此所以聽大治大訟則亦宜先致思歟若夫胥師賈師雖市小吏而小治小訟亦於介次而聽之言介則知思之爲大言思則知介者思之次也市師聽治訟之大胥師賈師聽其小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紋

王昭禹曰期于市者謂有賣買要約于市也○賈氏曰凡萬民之期于市者有賣買要約于市也○賈氏曰凡有此已下三事

黃氏曰辟法也布泉也四方之布雜至必於是攷法非法不用賈誼曰錢法不立鄭曰攷實諸泉入其意當如是○王氏詳說曰辟若宰夫之所謂失財用物辟名之辟同謂名存而實亡也○王昭禹曰辟布者謂犯法所罰之布

黃氏曰度量者官爲之式揭以示民使凡爲斗斛丈尺者取法於此也鄭言若今處斗斛及丈尺恐亦以此○賈氏曰謂米粟之肆大尺處置於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没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鄭鍔曰貨賄之爲用六畜之爲養珍異之爲玩懋遷其有無雖資於商賈作法以低昂實本公上○鄭康成曰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鄭司農曰亡者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徵之使亡使微抑其賈卻之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王昭禹曰物之靡者特賤以却之使微而已○李景齊曰先王因物之盈虛善否適時而爲之低昂不惟使之有無相通亦習俗所係不可不正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黃氏曰璽節掌於司關貨出入皆司關受之入達于市出達于其所至此市政也故見於司市職貨之出內必有司

關之關節王之司市邦國之司市不自爲出內鄭言非也
○王昭禹曰貨賄用璽節以防其欺出自市達於門關入
自門關達于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鍔曰凶荒札喪之際民方困阨苟市有征則物貴而民
重困故市無征當是時民困於財錢不乏則民蘇故宜鑄
作布泉也周景王時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
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卒鑄大錢以勸農贍不足百
姓蒙利焉然則凶荒札喪而作布乃救患之一術○陳及
之曰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重錢重則物反輕非
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其利則
來者多矣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

鄭鍔曰市者姦僞淵藪利之所在有禁以禁之則不敢爲
有刑以刑之則不敢犯禁莫先於僞飾蓋姦人欺民以罔
利眩僞以爲眞能禁其僞飾則人不受其欺矣○王昭禹
曰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
廟之器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用器不
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
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
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
於市周官司市所謂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十有二乃此
類也凡此之類其數有二十四在工不得作在民不得畜
在商不得資在賈不得粥別而言之故各有十二蓋圭璧

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車四宗廟之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
車八姦色九錦文十珠十一玉十二凡此在工不得作也
犧牲一布二帛三衣服四飲五食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
禽十獸十一魚鱉十二凡此在民不得畜者也商則資此
而通之者也賈則因此而粥之者也故分而言之亦皆十
有二○劉執中曰僞飾之禁十有二而四民共當其罰刑
無敢犯之者所以立制度而厚風俗也○陳君舉曰豈惟
慮民之欺亦不使之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
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鄭鍔曰司寇五刑如國刑如野刑之類而無市刑今有三
等之刑又有歸于士之刑者蓋衆之所聚不可以常刑治
而爭利於市以犯有司者皆姦民之雄少縱不治則市不

肅俟其已甚斷於士師則無及故隨其犯之輕重而用三
等之刑非五刑之刑小刑已決罰必表憲其所犯之由中
刑則行而徇路使人見其鞭笞之狀大刑不決罰於官府
往就其地扑以示之使其知司市而不可犯也三刑之外
有犯五刑者則歸于士師司市不敢專司徒於萬民不服
教而有獄訟者媒氏男女之陰訟與此皆言附于刑者歸
于士蓋謂用五刑而已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帷

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鄭康成曰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
其都之市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
觀焉若游觀則施惠以爲說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
命夫命婦而使之出罰異尊卑也○鄭鍔曰不言天子公卿乃言國君以下過市之事者蓋侯國逺去王畿

無所畏憚則游觀易縱所宜防也○陳君舉曰自國君過市刑人赦以下先王所以禁其過市者蓋此等宜在朝不宜在市正所以別市朝分貴賤定士農工商之業○

劉迎曰先王之立法防人欲於未然之前不待其已然而禁之夫市者不特利之所在天下奇技淫巧之物聚焉一或過市則所見異於前奇靡淫侈之物得以蕩其心而變所守於內矣故以赦市之刑人愧之所以制其心於未然而不敢爲過市之舉也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皆不期而驕侈者故罰其帷幕帟蓋正所以責其無以自蔽而見淫侈之物也國君而下尚然況天子何求而不獲者乎○王氏曰過市非所以明遠利也市人犯刑以利而已國君近利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謂刑人亦憲徇扑三者而已幕也帟也蓋也皆庇下之物爲上近利則無以庇下矣○黃氏曰匿王與后而不見以爲攷禮正德必不當有此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

鄭康成曰市司司市○賈氏曰市司帥而從以其知物賈者也

氏曰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賣儥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師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王昭禹曰如此則師衆所聚無賤儥貴買以傷民財之患矣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質平也○鄭鍔曰物有不齊之價人有爭利之心買欲賤賣欲貴價若不平則爭競之端起周家立質人以中士二人爲之主平定物價既治其質劑又治其書契息爭競也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鄭康成曰成平也○王昭禹曰物有美惡直有貴賤人有好惡二三而不齊苟使買儥之人自相爲市無所質而自化居庶物有無相濟豈可得哉此質人所以掌成其買儥焉成者使彼此皆成而無虧也

項氏曰貨賄財物也○鄭鍔曰人民奴隸之稱耳猶於市者豈良人哉○項氏曰兵器弓矢戈戟也○王氏詳說曰

王制云戎器不粥於市謂私粥也若官爲粥之而平其價何不可之有不然六鄉六遂之間以歲時簡其兵器者當資之於何人耶孟子曰農夫以其粟易器械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是兵器非鄉遂之農所自爲也明矣○鄭鍔曰王制謂戎器不粥於市亦夏商之制歟

鄭康成曰珍異四時食物○項氏曰錦文珠玉也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楊氏曰質謂牙保劑謂賣買交納○鄭鍔曰誕謾欺詐之心常由利起不有以結其信則爭訟多刑獄煩故凡賣儥者必使立質大市則物與錢俱多則用質質則立見以爲證小市則物與錢俱寡故用劑劑則立文約以齊之不必立見也說者謂大曰質小曰劑質則所期者遠劑則所期者近故又有長曰質短曰劑之說康成謂人民牛馬爲大

市兵器珍異爲小市何其說之不通耶

掌稽市之書契

鄭康成曰稽攷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易氏曰契之爲物人執其一予者執左見其予之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之義合之以爲驗示其取予之信而已

同其度量壹其淳音準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王昭禹曰同其度則齊其長短同其量則齊其淺深壹其淳則齊其布帛之幅廣壹其制則齊其布帛之匹長既同而壹之又巡行而考校之○項氏曰巡攷其物不中於度量不合於淳制其或犯禁則舉其貨罰其人如此則詐僞者無所容其間矣質人言犯禁者舉而罰之而不言凡財物司門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而不言罰者蓋言舉而罰之則凡財物可知矣司門所舉

未及交利也故舉之而已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暮期內聽期外不聽

鄭康成曰謂齎契券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絶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王氏曰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逮或已死亡其事易以生僞故期外不聽亦所以省煩擾○史氏曰市之交易本無可貰其許貰者必其信結以爲先故立券以貸之其過期而不償者必力屈而無所出矣使官爲聽其踰期之訟則積年之負將不勝其追索而民亦困矣期外不聽先王救民以折券棄責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廛民居區域之稱○鄭鍔曰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悦而願藏於其市說者以爲貨物貯藏於市中而不租稅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然則廛人之官掌市中之區域者蓋有授田夫一廛之廛有市肆居貨之廛則市中可藏貨物之地故設廛人之官○王昭禹曰掌斂市布總而名官曰廛人以其布出於市廛之征者僅一廛人其餘惟在於防民之姦與夫治其有無相通之政輕重之意可槩見

掌斂市紑音吻布總音總又音揔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鄭康成曰布泉也○王昭禹曰所斂之泉謂之布所入之府謂之泉蓋布言布利於外泉言利出於一孔

愚案紑布胥師所取其在次之布也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布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布也罰布司市所

舉犯市令者之布也方貨入于市胥師賈師各居其次辨物經市其間有詐僞者罰之以布出於次謂之紈布貨入于肆肆長隨其所貨之物收其稅總而計之其數非一謂之總布質人賣儥之質劑如今田宅牛馬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質布司市於辟布等有犯于市令舉而罰之謂之罰布廛人正掌市廛之地凡諸物邸舍之稅廛人得以斂之然廛人本斂廛布亦兼斂五布者欲使之知取以任地者不可取其物之稅取其物之稅者不得取其地之稅廛人所斂必入于泉府又將斂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者雖取之實予之豈若後世因之以奪民之利哉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賈氏曰謂屠殺牛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即取皮角筋骨堪飾器物者使入玉府以當邦賦（對斂而入之于玉府則明王府所取非民正利○王氏曰屠者之利爲利皮角筋骨則）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鄭鍔曰膳府以供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乃用其滯而不售者蓋物之珍者其價必增高市人不之市則其物滯者言其售之不速也官爲斂之非徒有以供貴者之膳亦使物不臭腐而商販不絕史氏曰皮角筋骨非食物也故斂而入于玉府所以資百工之器用也食物之有珍異屠者資以爲生而有滯焉將腐敗而不可食斂而入于膳府則民不失財官得實用所謂兩利

總說

陳君舉曰王荆公嘗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自有周禮

以來劉歆輔王莽專爲理財至荆公熙寧亦專理財所以
先儒多疑於周禮今細考之亦誠有可疑者且以廛人一
官論之所謂斂布者鄭氏謂列肆之稅即今之房廊錢所
謂廛布者鄭氏謂諸物邸舍之稅即今之白地錢又有罰
布者賣買不平之罰質布者質人巡考犯禁之罰即今之
搭地錢又有總布者子春謂無肆立持之稅若熙寧間不
係行錢人凡屠者斂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即今所謂納筋
骨者斂珍異之滯者入于膳府則以供一人之玩好者德
宗宮市之弊其初只教官與百姓交易後乃用宦者爲使
買之多不償其本錢熙寧不係行錢鄭俠奏議謂貧水拾
髮擔粥提茶皆有免行然則廛人之弊安得不至於此其
他自山虞以至澤虞自井人以至掌炭又有上項征稅如
此其未至市肆者在川則有川禁澤則有澤禁金玉鉛錫
則有禁齒革羽毛則有禁絺綌薪炭則有禁所以取民之
無一不備與夫司門犯禁之財司關舉貨之罰巾車之車
折則入齎馬質之馬死則物更先王所以不與民爭利者
全不見於此書所以王莽用周禮遂有五均六幹列肆里
區無不征之荆公用周禮遂有坊場河渡白地房廊搭罰
六色免行市例之類無所不有至使周禮之書後人不得
嘗試夫周家之法果如是耶抑用之者失其實耶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
虓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
則一人

鄭康成曰自胥師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胥及肆長市
中給徭役者（賈氏曰自胥師至司稽皆是府史之類非命士已上胥及肆長與胥徒同）
劉執中曰市肆設官如此之繁非以爲利也市肆之民日

趨於小人之域者未必不由乎利故肆立一長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蔵二十肆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之以司市防乎利之溺斯民於詐僞也○愚按薛說見司市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

賈氏曰序官胥師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而總之以廛人泣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王昭禹曰貨賄之價騰則傷泉低則傷物胥師爲之平焉故不得擅爲高下也○鄭康成曰憲表縣之○賈氏曰刑謂市中之刑憲徇扑者○王昭禹曰憲禁則僞飾之禁在民在工在商在賈者是也○易氏曰憲刑禁使之知所趨避

察其詐僞飾行（下孟反）儥憲（他得反）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丁亂反）

鄭司農曰儥賣也憲惡也謂行且賣姦僞惡物者○王昭禹曰詐謂人詐僞物僞詐以飾行僞以儥憲○鄭鍔曰飾行衰之行或托怪神使一市之人奔走聚觀者也儥憲則譎爲崖異奇詭之欲羊鬻鞭之梔澤者也此不誅罰則市肆亂矣○王昭禹曰小治小訟胥師各即其次斷之大者則之市師所以省煩擾去留滯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眞其賈然後令市

音定

鄭康成曰賈師定物賈也各掌其次則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其曰貨賄之治言所治無非貨賄之事○鄭鍔曰在肆之物美惡混殺賈人所能辨況爲賈師尤精別其善否故使之辨其物○史氏曰既辨其物而使均平既展其成而使賈定則民之交易無可議於是而令市孰有受其飾行儥憲者哉○賈氏曰辨其物而均平之與胥師通志堂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

鄭康成曰恒常也謂若諸反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史氏曰物價翔踊不可禁禁之則深藏而不出求者多則賈不得不貴雖有智巧何以弭之先王之市已先知其貨賄多寡有無之所在故能使其必儥而市價可使不貳故曰使有常價後世無法以處徒肆其刑威以禁之雖日撻而求其價之有常不可得已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鄭康成曰薦宗廟之物○賈氏曰珍異亦是富人賤時預儲而貴時賣之○王昭禹曰四時之珍異乘其好僻而貴之禁其貴儥則珍異少抑民之所好正矣

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鄭司農曰謂官有所斥賣賈師帥其屬更音庚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史氏曰嗣掌其月若今所謂番直也）

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賈氏曰此亦從行所在當直爲官賣買也

司虩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鬨者與其虩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

鄭康成曰司虩禁暴亂（王昭禹曰胥師掌憲刑禁矣司虩又憲之蓋胥師所憲者凡市僞飾之禁而已司虩所憲非止於此凡鬬鬨虩虩亂之屬存焉）

鄭康成曰鬨讙謹也○王昭禹曰鬬以力爭鬨以口競○易氏曰虩則以強虐物亂則以私逆理出入相陵犯則縱惡害人者以屬遊飲食于市則恣情以亂俗者（○鄭司農曰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王昭禹曰成王所謂羣飲弗佚者）

鄭鍔曰爲治之道凶暴不去無以安善良強梁不逐無以保柔弱古人有牧羊去敗羣之說市者利之所在而凶強之淵藪也周人將以安善良保柔弱使市不擾乃於十肆立司虩一人專以察強暴爲事憲禁令於市以禁之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鄭鍔曰以上皆不待教而誅者何待禁之不可而後搏耶蓋王者之刑皆不得已然後用禁之不可然後搏而戮之仁恕之道也

史氏曰先王有心於愛民故設吏以禁虩後世有心於取利故設吏以爲虩民有一物吏思得之既不可以自取必藉姦民以爲囊橐彼或不從則鬬鬩虩亂陵犯無所不至民不得已而予之吏既受矣姦民於是愈肆吏方拱手聽命而敢搏而戮之乎是以欲行禁暴當先擇吏之良者以處於上而下之姦民自化矣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鄭康成曰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鄭鍔曰周家於五肆則立司稽一人使之微伺而陰察之非審察之久何以見其實名官曰稽義如此

王昭禹曰司虩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與胥師賈師之屬異者蓋司虩司稽以肆之數制其員而所掌則通一市焉○王氏詳說曰二官聯事通職不有司虩故不言各掌○項氏曰犯禁則凡犯市之禁者○史氏曰不物不正之物奇器淫巧凡不適於用者皆是也

項氏曰搏伺而擒之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盜賊亦無過憲徇扑此掌執市之盜賊亦無過

賈氏曰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扑此掌執市之盜賊亦無過

小盜徇扑而已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王昭禹曰執盜賊徇且刑之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

鄭鍔曰攷之序官凡官府必有胥徒而胥者才智之稱蓋有才智之人爲之市之有胥二肆則一人肆於胥師以給使令後世五百之徒耳比之胥師又微乎微者也乃使之各分所治之地而掌其政者蓋執丈二無刃之戈可爲威以懾姦人亦可爲度以訂尺寸故也○王昭禹曰司市言執鞭度守門胥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蓋方入則守門已入則巡其前雖不同而執鞭度則一○鄭鍔曰又使之巡市肆之前凡坐者行出者出入者入各有職業不爲遊手者知其趨市之人其行坐出入不正者則掩其不

備襲而捕之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又從而罰之○易氏曰撻以示威戮以示辱是固惡夫罔利而陷於罪戾也○鄭康成曰罰之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鄭鍔曰肆者商賈所陳貨賄之區貨賄雜陳名實相亂貴賤相懸則有受其欺者每肆立一長掌其次政令使陳貨賄者各爲之區別○王昭禹曰所謂陳肆辨物而平市也名相近而實不同者使之相遠○鄭司農曰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不得雜亂欺人也則不得以名而眩實實相近而名不同者使之相邇○鄭康成曰邇亦近也○易氏曰實相近者如布帛之實異而衣被則一所以爲相邇也則名雖非而不失實平其價正其物物不失

實價得其當肆之政令無出於此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易氏曰總布乃別肆之稅凡商旅之貿易賣儥或以斗斛受之或以權度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史氏曰總計其數而斂之以爲征稅）○王昭禹曰斂其總布者肆長斂而輸於廛人也故廛人之斂五布而總布與居其一焉○黃氏曰戒禁蓋立持賣者之戒禁也○史氏曰斂布之戒禁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呂氏曰自泉府而上凡貨事係之鄉師自廩人而下凡穀事係之遂人以此見古賦錢於市賦粟於野故里布屋粟固所有也○易氏曰泉府宜列於天官今乃列於地官司徒之屬者以其掌市之征布故爾○鄭鍔曰考其名錢之意曰泉者謂出於一孔曰布者謂共布散於天下泉府所藏者錢布不名布而名泉泉蓋輕重斂散之權出於公上如泉之源當出一孔故耳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音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賈氏曰征布即廛人斂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鄭鍔曰謂之征布謂以正取而得之也○黃氏曰斂市不售貨滯於民用者用貨則斂不然則否○鄭司農曰物楬者書其物物爲揭書其賈楬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便商賈使無滯貨不爲其賤而買之也以待不時而買者所以便民使無乏用不爲其貴故賣之也○陳君舉曰天之生物不自用用之者人人有財不自用用之者君繫辭

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君不理則權在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民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十百可矣民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楬書之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代生皆所以緩貧窶而抑兼并管仲平輕重李悝平糴壽昌常平皆古意也

陳及之曰熙寧間置市易務且謂成周之市法內帑出錢數百萬以爲本市易司遣人於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富商之利原其意爲利耳豈泉府之法哉

買者各從其抵音帝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鄭康成曰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賈氏曰謂本主所屬之吏乃付之即都鄙從其主之類是也○劉執中曰即下文所謂賒者各從其抵者如六鄉六遂之人買者則本其族都之吏保任之如都鄙之民買者則本其食采

邑之主在朝者保任之也已上皆賒買各從其主與有司保任之也○鄭司農曰抵故價也

黃氏曰主者別治大夫也釋謂以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都鄙則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賈氏曰都鄙可兼大小都及家邑國人謂住在國城之內即六鄉之民郊人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易氏曰有司則從其鄉遂之官

陳及之曰民買物於泉府必從其主從其有司何也蓋非時買物或置不急之務非官府爲之節制則害財破家若此類其細已甚

陳君舉曰此特濟民之急權其出於賒斂則不可繼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鄭司農曰賒貰也以努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王氏曰賒謂其價也○劉執中曰以上皆賒也故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之賒則不即久

謂吉事不廢業故旬日可償喪事無迴三月凶事廢業容其運爲以償者也○鄭鍔曰三月天時一周種者亦熟蠶者亦成可以償矣○史氏曰民之急莫急於喪祭關則貧者號呼乞貸而無所今也官給其物以應之立其期使償之初無息取息於喪祭之家非仁政也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鄭康成曰布司其所屬吏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價以與之

愚案國服陳止齋讀服如服公事之服謂民之貸者還本之後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爲息徐牧齋讀服如侯甸服之服謂民之貸者以其服之所出來輸彼此價直必不等除得本之外餘皆爲息二說俱勝注疏至李叔寶欲矯責償出息之說以塵人所征之布貸之於民使因其所服之業爲生生之計如農服田野之事嬪婦服絲枲之事息者亦如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所以保之使生息非責其利此說固好恐非泉府之所能繼蓋泉府所征之布將以斂商賈之滯貨不時而買者既楊以元賈有急而賒者復償以元直至於民之稱貸又以財生息之則其法窮矣不如陳及之之說曰立法不惟以便下苟下得其利而官失其物則非法也泉府藏物多矣不賒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既久不可用賒貸與民轉徙於他所既得其利異時以元物入官各貢所有爲息則官府亦得其便矣不特是也周禮凡商賈悉有稅今市泉府物而貸之則免其稅既免其稅而貢息焉何不可之有然必與有司辨而授之者防民之僞也世之奸猾無行者巧僞曲說至官府而賒貸官府不知其姦而與之則異日未必能償與其有司辨則不復有此

患凡此等制得賢而後可行否則不勝其弊王荆公呂嘉問爲市易官捃克細民聚斂滋甚豪商大賈怨咨盈道及人有言則曰泉府鳴呼吾不知先王之法使人怨咨而尚不顧哉

鄭鍔曰後世青苗取息名曰利之適以禍之非周家立法之意

八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賈氏曰國事謂有司爲國家之事興作用財物者皆來問泉府取財爲具焉○楊氏曰泉府斂市之征布其所得幾何說者謂先王所以變通天下之財者在此不知關市待膳服以下皆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泉府所謂國事之財用者特內外府之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者亦可知矣○鄭鍔曰泉府所入者皆財也故國之財用可以取具亦猶大府所入者皆賦也故國之賦用取具焉

鄭康成曰會計也納入也○賈氏曰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廛人斂取紘布已下納其餘者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司門主王城十二門○賈氏曰知王城有十二門者案匠人云營國九里旁三門四面各三門是謂十二門若今城門校尉○賈氏曰案經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閉者此司門是都司總監十二門官故舉漢法況之

愚案門關次於市官之後以關於門市常相聯設官以司之將以禦姦盜禁奇貨後世反恃此爲征商之利孟子曰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今之爲關將以爲暴

掌授管鍵（其展反）以啓閉國門

鄭鍔曰天府宗社之重宮禁之嚴四方之人畢趨焉則門之啓閉尤當謹而嚴故用下大夫掌授之以管鍵或謂籥搏鍵器也則又謂鍵爲牡蓋以入者爲牡容者爲牝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鍵牡以閉門王安石謂授鍵則以司門總統諸門故掌授之以啓門也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愚案正故書爲正如中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者既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賄皆可得而正矣

王昭禹曰不物有所幾而後亡者有利者阜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陳及之曰所謂犯禁者即司市僞飾之法在民商賈工者十有二是也

王氏詳說曰質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司門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而罰其人三者亦相爲異同蓋司關之所舉者舉其不出於關之貨自內而出者由市及門由門及關自外而入者由關及門由門及市是關爲內外之要津故人之貨必出於關不出於關則舉而罰之若夫司門質人之所舉者特舉其犯禁之貨言犯禁則不出於關者罰有所不及言不出於關則犯禁者罰必有所兼行然質人司關舉而罰之至司門則舉而不罰蓋舉之在司關罰之在質人而以其財歸司門耳不然一犯禁之物質人罰之司關又罰之何其酷耶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陳氏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敎

天下之孝慈況出身勠力而死於王事者上有父祖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相報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春養孤子以象陽之至秋享耆老以象陰之成而外饗酒正司門臺人各共其職事冢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無以示義不養無以示仁春秋時齊將救鄭屬孤子三日朝以乘車而繫兩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溫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魏文侯於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漢有孤兒兵皆有所爲而然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古銜反門養之

賈氏曰祭祀之牛牲即充人云散祭祀之牲○易氏曰此則受之於充人者也故充人則責之司門而司門則責之監門○王昭禹曰有司門又有監門者蓋司門以下大夫二人爲之其屬則有二十八士凡以總管王城十二門而已至於十二門又各有士二人乃所謂監門也○王氏曰必使監門養牲則爲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便於共取夙夜啓閉未嘗乏使便於養視且衆所出入其養視不謹易以幾察故也然而祀五帝享先王不係之門則其致嚴又異於此矣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賈氏曰四時之祭門非一故云凡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又有爲水祈禱若左傳莊二十五年大水用牲于門之事○易氏曰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凡四方之賓客造七到反焉則以告

鄭康成曰造猶至也○賈氏曰四方諸侯來朝覲至關關

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王遣人往迎之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關界上之門（賈氏曰王畿千里面五百）王昭禹曰在國曰門在境曰關（鄭鍔曰在國之門則晨昏為啓閉之防在境之關不過為通貨賄之路而已）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黃氏曰關在郊故曰郊關貨行於關門之內故稱國鄭謂商所發司市之璽節非也不惟市無節而貨方自外入安得遽發節於司市凡節皆掌節守之璽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聯謂與門市為聯
鄭景望曰商賈蓄貨待時而貴儥因患以阨民亦王政所甚惡也以聯關市則貨無所隱泄必以時雖欲壅利以病人不可得也

司貨賄之出入者
黃氏曰貨入司關予節乃得入門而達于市
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王昭禹曰有以治而理之則貨賄之高下美惡無混殽之患有以禁而止之則貨賄之靡害不物無交通之弊（張氏曰治之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劉迎曰掌其所治之禁則幾不物也王制謂關執以幾正此云治禁）
史氏曰掌其征榷與其廛廛積（易氏曰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說者謂或賦其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廛則坐賈之所輸征則行商之所出故廛人掌斂市之廛布而入於泉府泉府又以市之征布而斂不售之貨是市有征布又有廛布若關則無廛布而有征布何者司關掌貨賄出入是有行商之征布關無市官之法安得有市宅之廛布然此所謂征廛者是辨其

合征合廛者而關白焉故司關征之又五百里至於國門國門雖有不物之幾而無貨賄之征蓋市則行商有征布坐賈有廛布此司關所以掌其征斂而聯門市也○張沂公曰王制曰古者關幾而不征稱商之時也商以前國用少不征猶得周以後國用彌廣不征不得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陳及之曰鄭氏謂從私道辟稅非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立法關有關稅廛有廛稅蓋以商賈利多於農苟不征之則末作多而務本者少然既稅之關則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不稅之關取之甚優何至於辟稅哉蓋不出於關必僞飾之物司市所禁以罔民利者故必舉其貨焉○王昭禹曰凡貨不出於關者則貪利以忘義徇私而背公故舉其貨罰其人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張戀反出之

鄭康成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王昭禹曰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鄭鍔曰既授以節又爲之傳使所至無留礙

黃氏曰節傳非司關所得爲凡所達貨賄雖不自市來由門至關不由門徑造關司關皆以節傳出之達之于其所至入無傳出有傳掌節所謂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者也

國凶札側八反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鄭司農曰凶謂凶年饑荒札謂疾疫死亡無關市之征者出入無租稅○王昭禹曰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則關門固亦有幾矣今以荒札之時宜去幾矣然而不已焉故曰猶幾春秋傳曰猶可以已而不已之辭禍故多藏於細微發

於人之所忽故雖凶札之時猶幾

凡四方之賓客咎音叩關則爲之告

鄭康成曰謂朝聘者咎猶謁關人也○鄭鍔曰四方賓客咎不可不防賓客不可不迓故爲之告

客咎關求入朝暴客不可不防賓客不可不迓故爲之告

定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候不出疆司空不視塗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必有大咎國必亡周之秩官有曰敵

國賓至關尹以告司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

司理授館由是言之門吏之告禮賓防姦之意兩存焉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賈氏曰外之送令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

節及傳內之至王內之送令者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

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鄭鍔曰內送令王命達於諸侯外送令邦國以聞於朝廷以節傳出納之則下情必上達而令爲言者所謂諸侯之復歟○王昭禹曰節所以爲驗傳以輔節所

以防姦也

陳君舉曰先王之制寢室有閨閤里有閈出有棘樝居有

郛郭以達門關皆納民於軌而禁其非義自畿而達之外

國與之節而掌於王官其不同者則不達而天下如一是

以諸侯無私會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各土著周衰國

自爲政魯廢六關秦人焚節壁馬假道戍人掌管惟馳車

是利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行於外服矣漢文又去關

禁當時矯僞而出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無敢如何尋

創七國之變後復用乘傳增至三輔都尉譏察至有諸

侯以關入免者網紀太密東都有關都尉矣

鄭景望曰說者以聯門市參相聯比檢猾商也貨不出關

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司門幾出入不

物者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凡此與後

世州縣征稅之場欄檢要邏剌刻農賈何以異曰否王政之所禁爲夫末勝而本益微姦欺得志而移俗習故夫檢商之政示篤本而正民志也夫負販之民貿易之際欺者得利則信實者安得不易慮而爲欺姦者得利則純直者安得不相怵而爲姦故門市以參聯之璽節以出入之舉其貨罰其人以懲畏之此非以爲征利也設防於趨利之民養其信實純直之心出入不物幾奇衺也財物犯禁惡逐末也用犯禁之財物養死政之老孤示先義也先王道民非有物以與之第室其趨惡之路使欺不得設姦不得行此立法建官之意與後世專於殖利者可同年而語哉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呂氏曰案春秋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即此謂府二人者也古者必有府人藏此節所以效於府人○賈氏曰節連於門市故亦連類在此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王氏詳說曰邦節者下文所謂王節角節用之於內外諸侯虎節龍節人節用之於邦國使者符節璽節用之於司門司關司市及鄉遂之閒總而言之皆邦節也鄭氏以典瑞之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爲邦節且掌節自掌節典瑞自典瑞焉可以珍圭牙璋之類而爲節乎

黃氏曰掌節在關取予便也節皆邦節有守節有行節王節邦國守之角節都鄙守之是謂守節使節及門關道路之節皆行節也必自掌節出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爲節如此則雜圭掌節何以設專職哉○鄭康成曰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鄭鍔曰命出於一人無敢不

信而矯誣以作命者殆或有之故王雖有命必用節輔之以爲信

守邦國者用王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鄭康成曰王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易氏曰王則美在其中而暢達於外諸侯之象角則致力於內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之象守則守節之義○鄭鍔曰命爲諸侯使守邦國者用王節以輔之王所以比德凡出封而爲邦國之君者皆有君子之德命爲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角之爲物上窮而善觸都鄙之長職當外禦其侮內蕃王室也康成謂諸侯於其國中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有節以輔之故用王節用角節似失之矣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也以英蕩吐黨反輔之

鄭鍔曰王者遣使行乎天下何所往而不通然無節以爲信則詐心或萌於所遣之人而疑心或起於所至之國故必持節然後行前言王節角節則王命之守此言虎節人節龍節則使者執行以爲信所往之國有平地山澤之不同鑄金爲節各爲虎龍人之象山國多虎澤國多龍平土之地則人之所聚如晉楚之多山吳越之多水陳鄭之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孰敢矯誣以妄適哉○王昭禹曰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不言掌節所謂之邦節以輔王命所謂邦國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掌節不言都鄙之使節則使都鄙者無節以旌節行之而已

鄭鍔曰節皆用金取其寒暑燥濕不能變也使者執節亦欲不更所守故有取於金焉輔節必以英蕩所以護其外蕩竹也所謂瑤琨篠蕩是也以蕩爲函畫爲文彩使其英華外著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華也○王昭禹曰詩曰二矛重英又曰朱英綠縢則英之爲飾明矣○易氏曰金以爲之鑄象有堅而不變之義蕩而加以英飾有儀文相接之禮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鄭康成曰門關司門司關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入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

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官中諸官詔符璽節者今印章旌節今使者所持節也○王氏曰門關則以符合之貨賄則以璽驗之道路則以旌表之○黃氏曰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門關之官璽節專之司關旌節付之道路之官鄭曰鄉遂大夫是也此專爲民徒及有徵令者也使隨事用之王使旌節掌節予民之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予由甸稍者甸稍予至關司關留之則予符節而入至門著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關還其所留節而出入之自內出者於其所由予路節有傳鄭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是也蓋關門之內常往來者也有期反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反之反而復予弊則更爲邦國都鄙使節反必有時守節易世而反反則復予此

皆掌節專行之職○鄭康成曰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
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適
薛氏曰龍節虎節人節以金爲之輔之以英蕩至於符璽
旌三節不言輔者以下文有以傳輔之言凡則六節皆輔
之以傳矣但以金爲者既輔之以英蕩又輔之以傳以竹
爲者不過以傳輔之春秋之時所謂龍節者輔以玉而不
輔以英蕩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說
者以爲龍輔玉者名所以取之輔龍節者矣至西漢時有
銅虎符是龍節之屬皆以金爲之竹使符是旌節之屬皆
以竹爲之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悲矣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鄭康成曰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鄭鍔曰
通達於天下非止於一鄉一州可不與之節乎雖有節以
爲信必有傳以爲輔傳者所以書其事二者相依而行是
以有輔之之義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鄭康成曰圜土納之
孫氏曰先王之防範斯世使循循然入于矩度之内而無
敢放意肆行自陷於顛越不恭之域以有此具也夫制爲
之節達之天下同其法則居邦國都鄙守之以爲重適郊
野四方者執之以示信命令假之而行貨賄待之而通故
淫朋比德不得逞其私合黨締交不果遂其志夫一物之
微所係於人心之操舍國勢之安危若是其切豈非先王
馭天下機要哉